







990
990
R



3 1558 3548 5

18 NOV 1935

論 評 立 獨

號 五 七 一 第 至 號 一 五 一 第

錄 目



獨立評論第一五一號至第一七五號目錄

第一五一號

又大一歲了

胡適

蘇俄旅行記(十五)

丁文江

教孩子的方法：壽獨立三週年

陳之邁

論讀別字

了一

科學化的建設

丁文江

文法科在今日中國的地位

池世英

國粹與西洋文化

陶孟和

第一五三號

適之

新和舊

沈從文

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

胡適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陳衡哲

文化單位論

壽生

關於孟母

知堂

關於暹羅排華問題

張忠絨

學獨衛立工作與留學考試

吳宓訓

提倡耕種合作之必要

符致遠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地

吳景超

論留學考試

王炳

地震瑣記

翁文灝

編輯後記

適之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胡道維

第一五四號

適之

廣州青年的呻吟

容肇祖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胡適

編輯後記

適之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一)

黃開祿

第一五二號

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

陶希聖

再論國民人格

張照若

略答陶希聖先生

胡適

貫台黃河塔口成功以後

張仲伊

心理健康與民族的活力

陳衡哲

沙漠裏的喊聲

編輯後記

第一五五號

沉默的忍受

做事與興趣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二)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暹羅華僑所望於政府與國人者

定縣歸來

編輯後記

第一五六號

美國復興計劃失效的背景和意義

論貴州鴉片禁吸不禁種之謬

自信力與誇大狂

蘇俄旅行記(十六)

中國勞工問題在那裏(三)

編輯後記

第一五七號

我們走的是那一條路?

醫生看護的職業與道德的勇氣

長孫密雲

適之

胡適

陶孟和

黃開祿

吳景超

張致

龐永福

適之

陳之邁

壽生

梁實秋

丁文江

黃開祿

適之

衡哲

孟真

兒童與青年的修養

論提倡國貨

中國的勞工問題在那裏(四)

編輯後記

第一五八號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

合併國立大學芻議

整頓內政之必要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用名同說話(通信)

介紹兩種青年的讀品

編輯後記

第一五九號

復古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

反躬自問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續)

新刑法二二九條之實施

「希臘擬曲」(書評)

編輯後記

第一六〇號

林伯遵譯

王孟恕

黃開祿

編者

叔永

王伏雄

翁文灝

君澤

張申府

衡哲

編者

陳衡哲

之邁

君澤

紀清濤

羅念生

編者

國格與人格

叔永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論自信力的根據

潘光旦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論農村工業

鄭林莊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吳景超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答陳序經先生

胡適

編輯後記

適之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來信

第一六三號

(一)補充陳衡哲先生的一點意見

王樂東

政制改革的大路

胡適

(二)不忍想象的兒童人間地獄

王一天

開明運動與文化

鄭昕

自由的方法(書評)

吳景超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

胡適

第一六一號

整頓內政的途徑

翁文灝

編輯後記

適之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張熙若

第一六四號

自信力的根據

吳景超

當前的三個問題

君衡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衡哲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君達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張孟休

一夕雜感

傅孟真

(一)高等教育到底不合理到什麼程度?

朱懋炎

南遊雜憶(四)廣西的印象

胡適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和合併問題

編者

政制問題的討論

碩人

編輯後記

編者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六一號

第一六五號

矛盾的歐洲(上)

耕者何時有其田?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論「不通」

民主政治的根本(書評)

編輯後記

蔣廷黻

吳景超

周先庚

了一

之邁

編者

第一六八號

美國白銀政策之回顧與前瞻

大學應分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

楊天驥案與國民黨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社會升降與政治治亂

蘇俄旅行記(十七)

編輯後記

守愚

葉公超

陳之邁

吳景超

李樹青

丁文江

編者

第一六六號

再論政制改革

矛盾的歐洲(下)

留學與求學

讀禁書

談黃河

編輯後記

陳之邁

蔣廷黻

葉公超

知堂

張仲伊

編者

第一六九號

向計畫黃河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論吾國幣制之改革

社會之梯

進步的四川

蘇俄旅行記(十七)(續)

編輯後記

旭生

守愚

李樹青

陳銓

丁文江

編者

第一六七號

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

中國地理的鳥瞰

國家應該頒布一部文法

論災

管束

編輯後記

君達

張其昀

了一

董時進

壽生

編者

第一七〇號

國聯的抬頭

政制與詳衆

救救中學生

黑主宰

胡適

劉博崑

衡哲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

吳其玉

第一七一號

再為說明指新建設的意思

君達

海濱字日談（紀念田中玉將軍）

胡適

訓政應該結束了

羅隆基

第一七四號

適之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胡適

國聯與中國

黑主宰（續）

壽生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吳景超

編輯後記

適之

文化——武化

熊偉

第一七二號

再記國聯的抬頭

胡適

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

吳俊升

中央大學遷校問題

張其昀

編輯後記

丁文江

雙十節應如何紀念

濤鳴

第一七五號

適之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向愚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陳之邁

蘇聯的教育

邵德潤

耕者有其田嗎？

吳世昌

一件國際間的善舉

胡道維

論地主的担負

吳景超

編輯後記

適之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王化成

第一七三號

政制與人專

陳之邁

編輯後記

丁文江

論改良黨務工作

賀綠僧

蘇俄旅行記（十九）

編者

三週年紀念特大號

又大一歲了

胡適

教孩子的方法：壽獨立三週年

陳之邁

科學化的建設

丁文江

國粹與西洋文化

陶孟和

新和舊

沈從文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陳衡哲

關於孟母

知堂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定價：每期零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折，扣。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八分

編輯後記

適之

廣州青年的呻吟

容肇祖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胡道維

地震瑣記

翁文灝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界

吳景超

學術獨立工作與留學攻讀

吳有訓



又大一歲了

胡適

這兩天忙着替這個小孩子收受各位好朋友賞給它做三週的糖果，我自己竟沒有工夫給它辦點壽果了。我現在只能代表這孩子十分誠懇的向各位好朋友謝謝贈送糖果的好意。

這個孩子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世的。我們在他週歲的時候（第五十一號），曾說過：

我們辦這個刊物，本來不希望它做我們這十二個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為我們的朋友的刊物；我們們開始就希望它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

這三年來，我們的希望可以說是漸漸實現了：獨立評論漸漸成為全國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了。

試舉一件值得報告的事實。獨立在這三年之中，總共發表了七百九十六篇文章（編輯後記不計），其中

社員作的 三七二篇 佔百分之四六·七
社外投稿 四二四篇 佔百分之五三·三

總計 七九六

試分年比較如下：

篇數	社員稿	百分比	社外稿	百分比
第一年	二七四	一五·七	一七一	四九·七
第二年	二四四	一〇·九	一三五	五三·三
第三年	二七八	一〇·六	一七一	六二·八

這樣我們原來創辦人的文字逐年遞減，從全數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三八；而社外投稿逐年遞加，從百分之四三加到百分之六二。這不是獨立漸漸成爲一個全國公共刊物的實證嗎？

三年的八百篇文章，其中四百二十四篇是社外朋友投稿的投稿，這個孩子當然是大家公共生育撫養的了。

我說這段話，當然不是有意抹煞獨立評論社的各位社員的創辦和維持的苦心。遠在獨立出版之先，從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起，獨立社員就開始捐款，每月抽出他們的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後來刊物稍有人款了，他們的捐款才減到百分之二·五。直到最近一年多，捐款才停止。捐款總數爲四千二百零五元。這是他們對這個孩子經濟上的供給

社員常作文的不過八個人，這些各有職業的忙人，在三年之中爲獨立寫了三百七十篇文章，真可說是絞乳汁喂養這個孩子了。這是他們在文字上的供給。

自從獨立開辦以來，時常有人疑心這個孩子不是這十幾個窮書生供養得起的，背後必然受有什麼「後台老板」的津貼。日子久了，這種疑心逐漸消滅了。現在我們不妨借這機會報告一句：獨立所以能維持到今日，不全靠那四千百元的社員捐款。它的最大的經濟助力是那八百貧不取稿費的文字。這三百萬字的文稿，依五塊錢一千字計算，就要一萬五千元了。我們不能不感謝這八百篇文章的作者；若沒有他們的公心和熱誠，這個孩子早已斷乳餓死在搖籃裏了。

在這賀週歲的日子，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孩子還有一位忠心的看護婦。我們創辦這刊物的時候，就請黎昔非先生專管發行所的事務。說也慚愧，我是實行我的無爲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過發行所一次！這三年的發行，校對，雜務，全是黎昔非先生一個人支持。每到星期日發報最忙的時候，他一個人忙不過來，總有他的許多青年朋友趕來盡義務，幫他捲報，裝封，打包，對住址。還有我的

朋友羅爾綱先生，章希呂先生，他們就我做最後一次的校對，也都是這孩子應該十分感謝的。還有北平浙江興業銀行的幾位朋友，他們盡義務替獨立管賬查賬，也是我們十分感激的。

☆ ☆ ☆

我們特別感謝陳之邁先生送來賀壽的一篇「教孩子的方法」。他在這篇文章裏，特別發揮我們所期望的「獨立」的精神。獨立的精神就是自由思想的精神。我們在第一期發刊引言裏就說過：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

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寥寥兩句話裏，兩次用了「各人」二字，這不是偶然的。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我們二十個朋友曾幾次聚會，討論東三省的問題。我們公推蔣廷黻先生起草一個方案，我個人也起了一個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夠溫和了，我的方案更溫和。大家討論了許久，兩個方案都不能通過；又公推兩位去整理我們的草案，想合併修正作一個

方案。結果是經理的方案始終沒出現。我在那時就起了一個感想：如果我的一個方案不能一致通過這十來個好朋友，我還能妄想得着多數國民的接受嗎？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但我又轉念一想：我有什麼特殊資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張一定成爲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張不過是我個人思考的結果；我與別人平心致慮我思考的結果，我也應該平心致慮別人思考的結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別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認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權利；承認人人各有權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漸由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思想信仰變成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結果，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

所以我們在半年後開辦獨立評論，就採用這個「各人自己負責論責任的根本態度。除了第一期的「引言」不署名之外，每篇文字各用作者自己的姓名發表。這個態度最初還不能完全得着社員的了解。例如我的「論對H外來方針」（第五號）發表後，傅孟真先生曾對我說：「這篇文章或是先經過籌委會的討論，恐怕就登不出來了。」可見那時候聰明的孟真也還看不慣這種各人自己負責的辦法。但這個方法後來逐漸用慣了，大家也都不很覺得奇怪了。

例如國聯調查團的報告發表時，獨立（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號）就發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評論：我不妨稱它爲「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孟真不妨稱它爲「一件含糊的傑作」。此外更明顯的例子是獨裁與民治的討論，武力統一的問題，建設與無爲的問題，西化的問題等等，我們總是不充分登載不同的主張，有時候，獨立到獨立社員自己鬧起很激烈的筆戰來了！

我們很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我們從不會因爲各人主張的不同而傷害朋友的交情。獨立社員至今沒有一個改夥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華北的重要」（第五十三號）引起了孟真的抗議，他寫信來說他要永遠脫離獨立了。但後來我們當面談過，彼此也都諒解了，孟真至今還是獨立評論的台柱子。

我較難寫了這些往事，只是要說明這種獨立的態度在這一羣朋友之間的意義。關於這種精神在社會政治上的功用，我們很熱心的介紹陳之邁先生的論文。

最後，我們十分高興的感謝我們內七十讀者。他們能忍耐這樣一個說平實話的刊物到三年之久，這是我們最感覺安慰的。

教孩子的方法

陳之邁

——壽「獨立」三週年——

「獨立」已經三歲了，胡適之先生來函命我送給這小孩子一些糖果做生日，我相信別人一定有更好的「卓古力」送給他，我的故鄉雖有最大規模的蔗糖廠，我的文章却還比不上馬玉山的糖果。若不是我聽醫生說小孩子吃糖多了要關牙痛，我定不做這篇文章：這是我「自知之明」。

「獨立」這孩子雖只三歲，它却是「年少老成」，居然不要社員貼錢而能自給自足了，居然銷路大廣，流傳到很遠遠的省分了，居然在輿論界顯露頭角了。在它三週歲的時候，讓我來講講「教孩子的法子」，談談怎樣地教養它成爲一個有度量，有君子之風的男子大丈夫。

梁任公先生在壬寅年（光緒二十八年）的新民叢報「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裏會說：

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激而不爲病。何也？吾

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誘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獨立」在這方面是最有經驗的。它呱呱墮地後受到第一個教訓便是：

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智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第一號引言）

「獨立」一歲半的時候，又受到了更明白的教訓：

我們如提出一種見解或主張來與別人討論，最要緊的是不可固執己見，要虛心領略別人的理論及其主張。假如從別人的批評中，發現自己主張或見解的錯誤便應立刻矯正（吳景超：「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達」，本刊八七號）。

教養它的人，不但能說這些空話，並且能把它這話實踐出來。往事不必去一一舉出，我們就近一兩年來看，「獨立」有人教它贊成民主政治，有人教它贊成獨裁政治，它看了大公報又知道民主獨裁之外還有「第三種政治」；有人教它「全盤西化」，有人教它折衷中西文化，看了「十教授宣言」的時候又知有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它聽見有人提倡讀經，有人勸它不必讀經，又有人說它還不配讀經；有人告訴它中國只有用武力才能統一，有人又說中國統一要靠政治制度，又有人說要靠經濟建設；有人叫它不必到外國去留學，不如請幾個外國先生到家裏來，有人却說外國先生不定肯來，還是到外國的好；有人說中國的農村要發展都市來救濟，有人則以為救濟中國農村只有從農村下手，還有人說不如去走「第三條路」……

有人不禁要問：「這是教孩子的法子嗎？東說一句，西插一嘴，彼此衝突，彼此針鋒相對，還得加上折衷，調和，這樣弄得孩子頭暈目眩，無所適從，怎能教得好孩子？外國人信了基督教便得把反對基督教的人，或相信了一種基督教便得把相信另外一種基督教的人，斬淨殺絕，不情「三十年戰爭」；外國的莫索里尼上了台，便得把反對他的報館封了起來，甚至於把他自己從前所辦的報也叫關

書館鎖上，不許人看，要君便「捉將官去」，請吃瀉油，拔了牙，還得把頭剃光了漆上國旗黨徽！外國的希特勒當了「領袖」便得把他持異議的書籍付之一炬，猶太人，和平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都一齊燒掉，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並且下令非政府特許的機關不能刊行新聞紙。我們中國的秦始皇吞并了天下，便得

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藥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紀）

焚書之後，并且把博士的弟子大肆殺害。據古代的傳說，博士諸生被坑殺的凡一千多人。焚書坑儒為的是「漸盡派沒」儒生，然而到了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購吞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漢書武帝紀贊）

這種排斥異端，禁絕邪說的方法才是教孩子的正當法子，不然孩子便胡思亂想起來，長大了會不服你管。小之則養成一個不甘約束的孩子，大之則「毀網滅紀」，「危害國

家！

我們回答說：「只有把衝突的，矛盾的，以及折衷的，調和的學說擺在孩子面前，讓它去選好的信服，才是唯一的教孩子方法。我們也可以徵引歷史事實。西方近世初年有所謂「思想解放時期」，那時的人打破了中世紀迷信因循的習氣，法國有一位寫文章的孟灘 (Montaigne) 問：

上帝既造了人，為什麼新大陸上的紅印第安人從來便沒有聽說過上帝，馬可波羅所看見的中國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它？聖經裏明明說地球是平的，丹提 (Dante) 并且畫出

圖來指天堂在那裏，人間在那裏，地獄又在那裏，然而哥倫布，墨翟倫不是實地証明地球是圓的嗎？瓦拉 (Lorenzo Valla, 1406—1456) 是一個和尚，但他敢說娼妓比尼姑好

，地獄比天堂好。這種懷疑的態度，打破迷信的精神，在希臘羅馬時代有過，故發而為燦爛光明的文化；這種態度精神的消失撲滅使歐洲陷入尊崇教義，迷信因循的「黑暗時代」，到了近世初年才又煥發出來，造成今日歐美的文明，「文藝復興時代」代的精神是今日科學文明的張本。

傅孟真先生曾說：「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倘覺得人文之精華來於中國先秦，真正隔極了」（四月七

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當然是最有道理的，但是我們恐怕也得承認，中國文化的光輝最大的時期，是在諸子百家并行的先秦時代，而不在其後的二千多年！韓非「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和焚書坑儒的兩重悲劇，同使中國走入了和「黑暗時代」一式的時代，至今還不時的來騷擾我們，雖則西方五六百年來解放的結果已經使受過它洗禮的人再不敢死守着迷信因循的而自甘暴棄。

「有一個人編一部獨裁政治集錦，請科學家麥斯坦來做文章。他收到的答案只有區區兩句話，試譯如下：

獨裁政治四方八面去箝制阻撓，因而造成死板塞滯。
科學只能在言論自由的空氣裏發育滋長 (Forst de Bataglia: Dictatorship on Its Trial, 107)。

麥斯坦講的是自然科學，尚且如此，社會科學更不用說。教孩子的方法就是在給孩子思想自由，叫許多人說許多彼此矛盾的話給它聽。它聽了第一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完全相信；它聽了第二種意見的時候，它一定又覺得頭頭是道，言之成理；它聽第三種，第四種意見的時候也是一樣。它到底信什麼呢？它不想，它不得不用它的小腦筋，它想而再想，它的腦筋得到了練習，有進步了，正如人身上的肌肉得到了練習，便長大了，扎實了，跑得快，跳

得高了。

「在法國革命以前，波勞的政府不許人批評它，盧梭，孟德斯鳩，孟爾特爾，狄得羅等人的著作都是在日內瓦，愛莫斯特坦，倫敦等處出版的。一八一五年後，奧帝國首相墨特涅(Meternich)想保存着哈斯伯皇朝的帝祚，用最高壓的手段來抑制法國革命的宣傳。秦始皇李斯的「焚書坑儒」，和法奧的政策，史家都稱之為「愚民政策」。但是盧梭，孟德斯鳩，孟爾特爾，狄得羅等人的思想所倡說的革命，不爆發於這他們刊書的瑞士，荷蘭或英國，而爆發於禁止他們的法國，波勞皇朝的血也灑在信奉他們思想者的身上。一八四八年奧帝國到處都起了革命，哈斯伯皇朝雖然保住了頭顱及帝祚，墨特涅却得星夜奔到倫敦。秦始皇李斯愚了民，推翻秦室的正是民間出來的「泗上亭長」。

「法國革命的書籍出版於倫敦，墨特涅也跑到了倫敦，倫敦有思想自由的空氣，有容人之量。倫敦華許盧梭等人刊書，它也準許反對革命的伯克刊行他的「法國革命的烟思」(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當墨特涅尚在倫敦的時候，馬克思也在倫敦收集材料寫他的「資本論」，寫今日共產黨的聖經。倫敦容得下盧梭

，也容得下伯克；容得下墨特涅，也容得下馬克思。然而大革命沒有在英國爆發，一八四八年英國也沒有革命，直到現在，馬克思主義已在蘇俄實行，在別國有掀天動地的影響，在英國還沒有什麼是道的勢力！我們真不知道，「愚民政策」是「愚民」呢，還是自愚？

「講到倫敦，我們更不能不講講那裏一個重要的發明：「陛下的反對黨」(His Majesty's Opposition)。英國是早已實行責任內閣制的，一黨當政，便有別黨做反對黨，天天批評指摘當政的。這兩方面針鋒相對，把意見都擺在人民的面前。所以英國十九世紀的保守黨領袖狄斯瑞利(Disraeli)告訴人說英國的政府是「說話來統治的」(In government Qui parlo)，又說是「我們用字句來統治人」(For by Words we govern men)；所以英國史家馬柯萊(Lord Macaulay)說英國的政府是「以討論來統治的」(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責任內閣制流傳到加拿大，反對黨不但能反對，并且國家給它薪水來擔負反對之責。內閣制風靡世界之後，各國一時也都有起反對黨來，但除少數例外，都不免「東施效顰」，抓住了些皮毛，抓不到神髓。記得我們的民國初年也在臨時約法底下行過一套內閣制，但是袁世凱抱定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主張，

槍殺或趕跑了國民黨員，宋教仁也斷送了性命。我們沒有人家「容人之量」還談得到什麼內閣制？

「英國的內閣制，因為人家學不像，不時變了，轉而學美國的總統制。但是美國也有它的「容人之量」，他也有反對黨天天在批評指摘政府。匈牙利的革命黨領袖蘇士(Kossuth)到美國然大受歡迎，共產黨徒托洛斯基也在紐約當過飯館侍者。中美南美都說相模倣美國，但沒有一個學成的，有的則弄的烏烟瘴氣。我們中國沒有好好地試行過總統制，民元的臨時組織大綱成於軍書旁午，壽命又短，去年的憲法案則尚未實行，但是總統制却被袁世凱一再利用來破壞臨時約法，三年五月的「新約法」還有總統制之稱！但是「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主義，不惟和內閣

制衝突，和總統制又何嘗不是如水火不相容的？

「拉雜的講了許多無非是想孩子長成一個有君子之風，有容人海量的男子大丈夫。我們為孩子着想，總希望它天生的一副腦筋能夠充分利用，練習它來養成選擇判斷的能力。為鞏固孩子腦筋發展的人着想，我們希望他們明白歷史的教訓，人聲嘈雜的時候，一兩句話聽不清楚，只有一個人說話的時候，一句插嘴會變成平地一聲雷，這聲音也許便震陷了屋瓦。愚民適足以自愚；史乘充滿了殷鑒。」

「獨立」三週歲了，受的教養不差，教它的人應當繼續給它酸甜苦辣的東西，叫它練習從那裏頭檢糖果吃。

二十四，五，十。

科學化的建設

丁文江

大家都知道現在國家最大的危險是生產落後——因為生產落後所以對內不能免匪患，對外不能有國防。補救的方法：一面是治標；如勦匪，如抗日；一面是治本；如治水，如築路。於是中央地方都要提倡生產，建設變為政治上最普通的口號。

這當然是好現象，是這幾年來政治比較安定的結果。但是建設的目的是生產，生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歐美生產的增加，完全由於利用科學，所以要使建設達到生產的目的，第一個條件是要科學化。

這本來是大家都可以承認的。不過事實上各人對於「

科學」的觀念並不一樣。許多人對於「科學」的認識，到極粗淺的應用爲止。其次也不過包括所謂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等。假如我說歷史是科學，行政是科學，大多數的人是不承認的。其實這種狹義的範圍是無意識的。在知識界裏科學無所不包。所謂「科學」與「非科學」是方法問題，不是材料問題。凡世界上的現象與事實都是科學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錯，都可以認爲科學。所謂科學方法是用論理的方法把一種現象或是事實來做有系統的分類，然後了解他們相互的關係，求得他們普遍的原則，預料他們未來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這一種知識是真的，就等於說這是科學的，說一件事業有系統，合理，就等於說這是科學化的。

拿這個廣義的定義來做科學化的標準，我們可以來討論建設問題了。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除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這種投資雖然可以希望生利，但是本錢的收回爲期很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一九二九年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照目前匯兌約爲華幣一千七百五十元。）其中六分之一爲儲蓄。儲

蓄總數的一半爲固定投資。所以就是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蘇俄的國民收入爲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次五年計畫時用於固定投資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爲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於固定投資的部份越不能大，否則人民必受痛苦。中國的國民收入據最可信的估計不過每人三十元，不過蘇俄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六十六分之一。儲蓄的一部份雖沒有統計，大約平均每年每人到不了一元。（各銀行的儲蓄增加每年不過四千萬元）假如人口是四萬萬，每年國民的儲蓄不過四萬萬元。假如這個數目的一半可以拿來做固定投資，則總數不過二萬萬元。其中至少又有一半是要用於舊式的固定投資，如修理建築房屋之類。要是通盤籌算，全國每年可以用於新式的建設事業大約不能超過一萬萬元。否則人民一定要感覺痛苦。因爲舉辦新的建設，籌款的方法不外乎徵稅，招股，募債。招股同募債是直接從人民儲蓄裏得來的。徵稅是從人民應該儲蓄的股份取來的。

上面所列的數目雖然不敢說是確實，但是數目的大小程度大概不錯。但是我們看見這三年來中央政府建設的政策所需要的款項，遠超過上列數目之七。我現在單舉

一個例，去年各機關向經濟委員會請求款項的總數爲十萬元！幸虧政府沒有法子搜括這筆大款來供大家的揮霍，要不然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要因爲建設而凍死餓死的了。

要使建設科學化，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標準；甯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上面已經說過，去年向經濟委員會請款的總數是十萬萬元，而實際上經濟委員會可以支配的款項不過一千五百萬元，當然不能把一大部分的請求放在一邊。然而因爲應付各方面的要求，不能完全集中用途，於是公路，衛生，棉業，蠶絲，茶葉，燃料研究，經濟調查，江西，西北的建設，無形中把力量分散了。而所新設立的機關，到了本年度經費已經發生問題。如果不能繼續，則去年的錢都是白費的了。則不但經濟委員會如此，凡是有款項可以供給建設的，如英美庚款委員會，無一不是如此。只說都是成績最好的機關，其他浪費款項毫無辦法的更是不用說的了。

所謂輕重緩急的標準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的，二是經濟的。譬如公路是這兩年來建設很重要的成績，但是公路的價值事實上是政治的，於國民經濟上所發生的影響至爲有限。這不是說公路是不應該修的，因爲政治建設是經濟建設的前提。修了公路能使政府的統治的能力增加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實。不過政治建設最好與經濟建設分開，庶幾可以互相援助而不致於互相牽制，而且可以使主持建設的人，明白知道政治與經濟各佔建設經費的多少成分。因爲政治建設雖然重要，然而若佔的經費成分過多了，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可以拿修鐵路來做一個例。現在所計畫的鐵路有政治上相當的重要而又可以獲利的，有可以獲利而政治不甚重要的，有政治上相當的重要而一二十年內不能獲利的。有許多人主張，不管獲利不獲利，一切以國防爲標準。由科學化的建設看起來這是錯誤的。因爲修鐵路不比得修公路，費的固定投資太多了。二來修成了以後鐵路必須有相當的營業方可以維持。照各鐵路的統計，一公里鐵路在中國平均要有五千元營業收入方始可以維持，其餘付息還本等等都不在內。假如鐵路修成功以後不能獲利，不是國庫增加一筆支出來維持他，就是路要廢止——如南潯湘鄂是前者的例，漳廈鐵路是後者的例。在目前中國經濟狀況之下是沒有力量來修這種路的，因爲這種路不但不能生產，而且每年還要使建設經費因之減少的。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因爲不然則上面所列的兩種條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所稱統一職權不是隨便照着紙片上的系統可以做得到的。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

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畫，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材，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我可以舉一個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現在中央政府所屬的地質機關有兩個，一個是實業部的地質調查所，一個是中央研究院的地質研究所。

最近有人提議把地質調查所歸併到地質研究所裏面，並且把他的原有經費減去一半。這位提議的人完全不知道兩個機關的成績和性質。地質調查所是全國科學機關成績最優秀的，他的職務比地質研究所複雜的多，因為他除去做地質圖以外還研究古生物，先史人種，燃料，土壤及地震。政府每月給他的經費只有六千元，事實上不足他所需要的四分之一。中央研究院的地質研究所職務只有地質與古生物，比地質調查所單簡得多，而每月經費也有七千元，偌大一個國家，地質調查如何重要——蘇俄的地質調查經費每年為一千二百萬盧布——難道六千元一月還嫌多嗎？減少一半是否強迫他裁人？許多人拿少數的薪水，努力許多年，冒危險，吃辛苦為國家做事，現在不問他的成績，不管他的需要，忽然要把他的經費減去一半，這種政策於國家有利益嗎？提議的人以為合併了以後可以省錢。他不知道事實正相反。因為地質調查所如果遷到南京來，第一要

砌房子。第二要加薪水，因為他的職員薪水是以前北京政府的標準，比南京目前的低的多。所以我說統一職權要分析各項事業的需要，各種機關的成績和人材方始可以着手，不是可以憑着紙片上的系統可以做得到的。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目前講建設的人，往往犯了一個普通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政治上不安定使得建設的人時時刻刻有去職的危險。於是人人希望於他未去職以先做點成績。所謂成績，只要表示他個人的努力，不必一定於國民有永久的利益。你給這種人講研究，講設計，他就回答你道：「等到你研究設計好了，國家已經不存在了。我的口號是做了再說。」他口裏說，國家不存在，心裏是想他「自己不在位」。做了再說，失敗了所負的責任，不見得比不做事的責任大，僥倖成功呢，豈不更妙。這還是實心想做事的人，其他想乘機發財的人更不用說的了。這種人的議論於建設有害而無利。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和設計，不會得僥倖成功的。中國是一個極其缺少資本的國家，是禁不起失敗的。一條鐵路的路線畫錯了，一條水道的河身開錯了，一個鐵廠的地點定錯了或是廠價買貴了，以後往往沒有法子更正，而且做了一個不好的榜樣使後人

寒心。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賑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內，至今全渠成了廢物。假如從前沒有漢治萍，中國的鋼鐵事業也許早有點成績了。因為漢治萍失敗了，人人以為在中國根本不能辦鋼鐵廠，沒有人再肯投資。

國粹與西洋文化

陶孟和

(廿四，五，七，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以上所講都是事物的建設，其實建設應該包括人材。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着手。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假如他們不能了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材，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近來關於中國文化發表了許多大文章。我因為時間的限制，慚愧的很，還沒有機會細心的研究這些大作。本文所寫的不過是我幾點偶然的感想，並非對於任何文章有所批評或辯護，與任何文章可謂毫不相涉。因為沒有讀過那些文章的我常常說不到袒護或者駁斥那一方面的。

(一)

前言已畢，話歸正傳。第一，我們要說明什麼是文化。文化本是一個概念，一個總括的抽象名詞，我們看不見文化自身，我們所能看見或理會的祇是文化的某一部分，一些事物，如一把斧子，一個箭頭，一架機器，乃至一個信仰，一個理論，一種科學。按這個廣義的解釋，凡是一

個民族便有的文化。不特歷史的民族，即史前的民族，如我們的老祖宗「北京人」也有文化。不特所謂文明的民族，即所謂野蠻的民族也有文化。文化最初創造的是一個人或幾個人。但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以能創造，文化所以能繼續，要靠着許多人。所以我們應該說文化是社會的產物，是民族的成績。既然說文化是社會的或民族的，他當然不能離開人而獨立。創造文化的與承受前人所造的文化而享用的全是人。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應該注意這個人與文化的關係，即文化是人造的，是為人享用的，是為便利人的生存與生活的。一種文化在創造了以後，能否為人所接受，要看他對於人的關係

如何。如果他不適於人，妨害人的生存或生活，不是人們不肯接受那種文化，便是人們因為接受那種文化而自己流於滅亡了。有的時候，一種文化在最初成立的時候頗適於人，但因為情境變遷，而變為不適，這個不適的結果或者使這個文化消滅而代以新的文化，或者保存這個文化而使民族衰亡。古來多少民族，多少國家，大部分可以用這個文化失適的觀點解釋。所以我們每討論到一種文化或文化的某一成分，必須攷察他與人類生活的關係。若是祇知崇拜一種文化的自身，而不從採用那個文化的人着眼，便與偶像的崇拜完全一樣。

(二)

現在世界上各個社會的文化不相同，就是同一的文化，在不同的時代裏，也不能完全相同。這種不相同情形可以分別為程度上的差異（例如近年女子的旗袍，身長由長變短，短到過膝，又由短變長，長到拖地，袖長由長變短，短到過肘，又由短變長，長到蓋手）與種類上的差異（例如中西房屋構造的不同，或如女子裝束由上衣與裙子改為旗袍）。關於這兩種的差異，此處不必細講。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各種文化之間發現了程度上的與種類上的差異，於是每個文化都自認自己的優越過其他的。用近來

習見的名詞來說，一個民族承認他有自己的國粹，或自己本位的文化，並且以此自豪。我們試一攷察文化的性質便知道這個國粹的觀念缺乏確實的根據。在太古時代，人類分為若干隔離的不相往來的團體而生存，（這是假定人類多源說，如果人類出於一源，這個推斷便不能成）每個部落或種族或者可以說有自己的「族粹」。一旦部落間，種族間發生了接觸，有意的或無意的模倣便開始進行，這時所謂「族粹」的本色便失去了。每個民族在長久歷史的演化中，除了逐漸的多少改變了自己的文化型式以外，還不斷的吸收了許多外來的文化。所謂中國的文化，如果從言語，生活方式，用具，思想，諸方面仔細攷究，乃是一種混合物，乃是由漢族，苗族，西域，波斯，印度，蒙古族，通古斯族，還有間接的由希臘羅馬或者還有其他的民族所融化而成的文化。同樣的，所謂英國的文化包含有益格魯人，撒遜人，諾斯人，希臘，羅馬，猶太，克爾特人，以及其他文化的傳統。（連中國的影響都有）在現在世界大通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詡他有回有的國粹，最多祇能說各國文化有獨具的風格。假如說漢學乃中國的國粹，那末現在日本，法，荷，北歐的學者未嘗不可以對於吾國，攷古，歷史，做出雖然我們猶且不及的貢獻。假如說

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英國的國粹，德國的莎士比亞專家未嘗不可以提出賽過英國專家的研究。在物質方面更顯而易見的，日本已經在三四十年裏吸收了「西洋文化粹」的工業，用他的廉價而未必精良的物品打倒了他的先生們的向來所獨占的市場了。簡單說來，中國的文化本來便不是固有的，乃是融合的。假使這個融合了的文化適於人類的生活，則不特我們要保存，發揚，旁的民族也要採用。假使他不適於人類的生活，不為現今生活條件所允許，無論他是否「國粹」也應該放棄，應該趕快把他投入垃圾桶裏。一般盲目的保存國粹不過是現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表現罷了。

(三)

現代一切文化都是許多種文化的融合物，同時也是世界的，供任何民族的採取，讓他採取後努力的發展。現在應該用世界的眼光，攷察文化了。正如同每個文化在過去曾吸取與他不同的文化一樣，現在各國，如果具有世界的眼光，具有全人類的眼光，而不為狹隘的愛國心所圍，也可以大膽的吸取他國所發展的文化。現在的世界正在互相交換文化的時代。那末，現在中國追隨他的歷史的先例順應現代的潮流而採取與他的不同的文化，並不是一個恥辱了。

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採取西洋文化。所謂「西洋文化」是一個極含糊的名詞，裏面包含許許多多事物。迷信西洋文化的要籠統的全部採納，這種全部變更文化的企圖，是否可能，我不敢說，是否應該，待在下面討論。思想審慎的則主張對於採取西洋文化應該有所取捨。我們如果仔細攷察文化的性質，便知道有許多是不能有所取捨的。現在舉淺近的例子來說。電話是現代交通的利器，但是你如果要採用電話，如北方的散在四面的四合房便不適用，你便須同時也採用集中的洋房的建築。工場制度是現在最有效率的生產組織，但是這個工廠制度便要引起農人離村，家庭解散，都市人口擁擠，罪惡加增諸不良現象。在理論上，我們似乎對於某種文化有選擇的自由，但文化的各方面常是相連的，所以在事實上這個自由常受極端的限制。例如我們祇想接受西洋物質的科學，但是受物質科學的影響所發展的宇宙觀，人生觀，便也要慢慢的滲進來了。所以我在理論上儘管有選擇文化的自由，在實際上却應該慎重的攷慮某種文化的連帶事物與其聯屬的影響。主張全部變更文化的固然是囿於存案，而去張自由選擇文化的却又未免忽略了文化的聯屬性了。

社會學者採取演化的理論，以為文化有他演化的路線

，而將西洋文化列爲人類文化的極頂。好像「在我以後就是大洪水」似的。這種愚妄的自負的見解現在就是沐在西洋文化的人也漸漸的覺得他的不通了。所謂西洋文化本是一個概括的名詞，他包含許多方面。在幾方面我們應該承認他已經發展了很高，比其他文化發展的高，但今後當然還可以有無限的發展。在有些方面，他還滯留在十七八世紀的時代，未能適應在其他方面已經變化了的人類。文化是要多少方面，差不多同速度的發展的，並且各方面都是差不多適於人類的。換句話說，文化的各方面相互的並且對於人類，應該時時維持着一個均衡的情況，這樣的文化才可以稱爲完美的文化。再換句話說，必然那個文化可以使全社會，在現在應該說全人類——各方面的生活——兩性的，階級的，民族的，國際的，物質的，精神的——都有美滿的生命，才可以說他是完美的。我不知道這種均衡的文化人類在歷史上會否經歷過。但就我所知道的一點的希臘史，除了他們的奴隸制度與國際關係而外，希臘人或者可以說在第五世紀的短時期裏，曾經經歷了文化的均衡的發展。

根據以上所說的看法，現代西洋文化的根本的缺點就是缺乏這個均衡。一方面，他的知識的探險已經鑽入了電

子，核心，染色體，已經擴展到天邊，星雲的世界，膨脹的宇宙。他的知識的應用已經能夠節省人力，縮短時間，縮小空間，出入氣層界。但是他的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國際關係，還保存着部落的形式，封建制度殘留的色彩，民族主義初興時代的偏狹的觀念。換一種說法，西洋人所發展的知識已經將全世界的人類變爲一家，並且應該按着這個新的情況計劃共同生活的方法，但是他們生命上的關係，在最低限度說，還與一百二十年前維也納大會議的時代無異。除了極少數的思想家以外，一般的見解，一般的理論，在在映出舊時代觀念的化石。這是現代西洋文化的致命傷，除了蘇俄在本國內有一番企圖以外，其他各國還沒有覺得應該將人類關係修正，對於整個的文化計劃並實行均衡的發展。這樣失去的均衡的西洋文明將來有要將人類或至少一部分人類斷送了的危險。這樣的文化當然我們不能全部採取的。

從此看來，人類的前途不能專倚靠西洋文化，也不能如我們國粹論者，專在乎保存固有的文化。人類的運命全在乎各民族能否在短的時期內建設出一個各方面平衡發展的，適於全人類的新文化。中國民族是人類的一部分，應該盡他的責任。至於這個新文化的建設一方面要有無數的

學者，包括一切研究自然界，人事界，思想界的人們，另一方面須有偉大的政治家，事務家，能夠實行學者們工作

新和舊

沈從文

(光緒……年)

日頭黃濃濃的晒滿了教場坪，坪裏有人跑馬。演武廳前面還有許多身穿各色號衣的人，在練習十八般武藝。到霜降節時，道尹必須例驗操，整頓部伍，執行升降賞罰，因此直屬辰沅永靖兵備道各部隊皆加緊練習，準備過放。演武廳前馬札子上坐得是千總同教官，一面喝茶，一面點名。每個兵士皆有機會選取合手行頭，單個兒或配對子舞一回刀槍。跑馬的到馬匹入跑道後，縱轡奔馳，真個是來去如風，人在馬上使用長子子殺球，或迴身射箭。看本領如何，博取采聲和嘲笑。

戰兵楊金標，名屬苗防屯務處第二隊。這戰兵在馬上殺了一陣球，又到演武廳來找對手玩「雙刀破牌」。執刀的雖來勢顯得異常威猛，他却拿着兩個牛皮盾牌，在地下的滾滾滾去，真像刀札不着，水滾不進。相打到正熱鬧時，忽然一個紅褂子傳令兵趕來，站在滴水簷前傳話：

的成績，能夠與各種具有人類文化眼光的學者合作。

(廿四，五，十二。北平)

「楊金標，楊金標，衙門有公事，午時三刻過西門外聽候使喚！」

戰兵故意讓個關子，向地下一跌，算是被對手砍倒了，赶忙拋下盾牌過去回話。傳令兵走後，這戰兵到馬門邊歇憩，大家一窩蜂擁過去，皆知道今天中午有案件要辦，到時就得過西門外去砍一個人的頭。原來他一面在教場坪營房裏混事，一面還在城裏大衙門當差，不止馬上平地有好本領，還是一個當地最優秀的劊子手！

吃過飯後，這戰兵身穿雙鏡雲號褂，包一塊青絲帕頭，帶了他那把尺來長的鬼頭刀，便過西門外等候差事。到晌午時，城中一連響了三砲，不多久，一隊人馬就擁來了一個痴痴呆呆的漢子，面西跪在大坪中央，聽候發落。這戰兵把鬼頭刀藏在手拐子後，向監斬官打了個千，請示旨意。得到許可，走近罪犯身後，稍稍估量，手拐子向犯人後頸窩一擦，發出個水然的鈍聲，那漢子頭便落地了。軍

民人等齊聲喝采；（對於這獨傳拐子刀法喝采！）這戰兵還有事作，不顧一切，便低下頭直向城隍廟跑去。

到了城隍廟，菩薩面前磕了三個頭，赶忙躲藏到神前香案下去，不作一聲，等候下文。

過一會兒，縣太爺帶領差役鳴鑼開道前來進香。上完香，一個跑風的探子，忙忽忽的從外邊跑來，跪下回事，「稟告太爺，城外某處有一平民被殺，尸首異處，流血遍地，凶手去向不明。」

縣太爺雖明明白白在稍前一時，還親手抹硃勒了一個斬條，這時節却儼然吃了一驚，裝成毫不知情的神氣，「青天白日之下，有這等事？」

即刻差派員役，城廂各處搜索，且限令出差人員，應即刻把人犯捉來。又令人排好公案，預備人犯來時在神前審訊。那作劊子手的戰兵，估計太爺已坐好堂，於是赶忙從神桌下爬出，跪在太爺面前請罪。報告履歷籍貫，聲明西門城外那人是他殺的，有一把殺人血刀呈案作証。

縣太爺把警堂木一拍，裝模作樣的打起官腔來問案。劊子手一面對殺人事加以種種分辯，一面叩頭請求太爺開恩。到結果，太爺於是連拍警堂木，喝呀差役「與我重責這無知鄉愚四十紅棍！」差役把劊子手揪住按在地下，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那麼打了八下，面對太爺稟告報責已畢。一名從官把個小包封遞給縣太爺，縣太爺又將它向劊子手身邊擲去。劊子手撈着了賞號，一面叩頭謝恩，一面口上不住頌揚「祿位高升」。等到一切應有手續當着城隍爺面前辦清楚後，縣太爺便打道回衙去了。

一場悲劇必需如此安排，正合符了「官場即是戲場」的俗話，也有理由。法律同宗教儀式聯合，即產生一個戲劇場面，且可達到那種與戲劇相同的快樂目的。原因是邊疆僻地的統治，本由人神合作，必在合作情形下方能統治下去。即如這樣一件事情，當地市民同劊子手，就把它看得十分慎重，尤其是那四十下殺威棍，對於一個劊子手似乎更有意義。統治者必使市民得一印象，即是官家服務的劊子手，殺人時也有罪過，對死者負了點責任。（然而這罪過却由神作証，用棍責可以贖除。）這件事既已成習慣，自然會好好的保存下來，直到社會一切組織崩潰改革時為止。

劊子手砍下一個人頭，他可得三錢二分銀子。領下賞號的戰兵，回到營上時必打酒買肉邀請隊中兄弟同吃同喝。且與衆人討論刀法，討論挨那一刀的種種，并摹擬先前一時與縣正堂在城隍廟裏打官話的腔調取樂。

——戰兵楊金標，你豈不聞王子犯法，應與庶民同罪？一個戰兵，胆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持刀殺人！

——青天大人容稟……

——鬼神在上，爲我好好招來！

——青天大人容稟……

於是喊一聲打，衆人便揪成一團，用荻頭亂打亂砍起來。

戰兵年紀正二十四歲，尙是個光身漢子，體魄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手面子又好，一切皆來得幹得，對於未來的日子，便懷了種種光榮的幻想。「萬丈高樓從地起」，同隊人也覺得這傢伙將來不可小覷。

☆ ☆ ☆

(民國……年)

時代有了變化，前清時當地著名的劊子手，一口氣用拐子刀圍圍轉砍四個人頭不連皮帶肉，所造成的奇蹟不會再有了。時代一變化，「朝廷」改爲「政府」，這個小地方排人時常是十個八個，因此一來，任你怎麼英雄好漢，切胡瓜也沒那麼好本領幹得下。被排的全用鎗斃代替斬首，於是楊金標變成了一個把守北門城上門下鎖的老上兵。他的光榮時代已經過去，全城人在寒暑交替中，把這個人

同這個人的事業完全忘掉了。

他年紀已六十歲，獨身住在城門邊一個小屋裏。牆板上澆挂了兩具盾牌，一付虎頭雙鉤，一枝土鎗，一對護手刀，全套幫助他對於他那個事業傾心的寶貝。另外還有兩根釣竿，一個魚叉，一個魚撈兜，專爲釣魚用的。一個葫蘆，常常有半葫蘆燒酒。至於那把殺人寶刀，却掛在枕頭前。(三十年前每當衙門裏要殺人時，那把刀先一天就會來個預兆。一入了民國，這刀子既無用處，預兆也沒有了。)這把寶刀直到如今一拉出鞘時，還寒光逼人，好像尙不甘心自棄的樣子。刀口上還留下許多半圓形血痕，刮磨不去。老戰兵日裏無事，就拿了它到城上去，坐在砲台頭那尊廢銅炮身上，一面曬太陽取暖，一面摸摩它，賞玩它。

城樓上另外還駐紮了一排正規兵士，担负守城責任，惟早晚城門開閉仍由這老戰兵動手。全城兵士早已改成新式編制，老戰兵却仍然用那個戰兵名義，每到月底就過苗防屯務處去領取一兩八錢銀子，同一張老式糧食券，銀子作價折錢，糧食券憑券換八斗四升毛谷子。

他會喝一杯酒，因此常到楊屠戶家裏邊去談談，吃豬脊髓川湯下酒。到沙回回屠案邊走一盞，帶一個羊頭或一

付羊肚子回家。他懂得點葯性，因此什麼人牛痘生疔，託他找葯，他必很高興出城去爲人採葯。他會釣魚，也常常一個人出城到礮壩上長潭邊去釣魚，把魚釣回來燜好，就端鉢頭到城樓上守城兵士夥裏吃喝，吼幾聲五魁八馬。

大六月三伏天，一切地方皆熱得同蒸籠一樣，他却躺在城樓上透風處打鼾。兵士們打拳練「國術」，弄得他心癢手癢時，便也學了那個古董盾牌，一個人在城上做「舞槳」「砍拐子馬」等等老玩意兒。

城下是一條河，每天有無數婦人從城中背了竹籠出城洗衣，各蹲在河岸邊，揚起木杵搗衣。或高捲褲管，露出個白白的腳肚子，站在流水中洗綿紗。河上游一點有一列過河的跳石，同條蜈蚣一樣，凡從苗鄉來作買賣的，下鄉僱租上城算命的，割馬草的，販魚秧的，跑差的，收糞的，連空不斷從跳石上過，終日不息。對河一片菜園，全是苗人的產業，綠油油的菜圃，分成若干整齊的方塊，非常美觀。菜園盡頭就是山，樹木鬱鬱蒼蒼。有兩條大路，一條翻山走去，一條沿河上行，皆進苗鄉。

城脚邊有個小小空地，爲賣柴賣草交易處，因此有牛雜碎攤子，有把把江米酒攤子。并且還有幾個打鐵的架棚棚爐作生意，打造各式鐵刀，砍柴刀，以及黃鱸尾小刀，

與賣柴賣草人作生意。

老戰兵若不往長潭釣魚，不過搗屠戶處喝酒，便坐在城頭銅砲上有人來往。或把礮埠向城裏，就可望見一個小學校的操坪同課堂。那學校爲一對青年夫婦主持，或上堂，或在操坪裏玩，城頭上皆望得清清楚楚。小學生好像很歡喜他們的先生，先生也很歡喜學生。那個女先生間或也把它們帶上城來玩，見老戰兵盾牌，女的就請老戰兵舞盾牌給學生看。（學生對於那個用牛皮作成繪有老虎盾牌的盾牌，充滿驚奇與歡喜，這些小學生知道了這個盾牌後，上學下學一個個悄悄的跑到老戰兵家裏來看盾牌，也是常有的事。）有時小學生在坪子裏踢球，老戰兵若在城上必吶喊爲輸家「打氣」。

有一天，又是一個霜降節前，老戰兵大清早起來，看天氣很好，許多人家皆照常地舊習慣「打揚塵」，老戰兵也來一個全家大掃除，捲起兩隻衣袖，頭上包了塊帕子，把所有家業皆搬出屋外，下河去提了好些水來將家中板壁一一洗刷。工作得正好時，守城排長走來，要他學了那把短刀趕快上衙門裏去，衙門裏人找他有要緊事。

他到了衙，一個挂紅帶子的值日副官，問了他幾句話後，要他拉出刀來看了一下，就吩咐他趕快到衙門外去。

一切那麼急促，那麼亂，老戰兵簡直以為是在夢裏。

正覺得人在夢裏，他一切也就含糊糊糊，不能加以追問，便當真跑到西門外去。到了那兒一看，沒有公案，沒有棚，看熱鬧的人一個也沒有。除了幾隻狗在斃坪裏相咬以外，只有個染坊中人，挑了担白布，在乾牛屎堆旁歇憩。一切皆不像就要殺人的情形。看看天，天上白日朗朗，一隻喜鵲正曳着長尾喳喳喳喳從頭上飛過去。

老戰兵想，「真是做夢嗎？」

斃坪邊去一點有條小小溪流，幾個小學生正在水中拾石頭捉蝦子玩，書包皆擱在乾牛糞堆上。老戰兵一看，全是北門裏小學校的學生，走過去同他們說話，

「小先生，不先生，還不趕快走。這裏要殺人！」

幾個小孩子一齊抬起頭來笑着，

「什麼，要殺誰？誰告訴你的？」

老戰兵心想，「真是做夢嗎？」看看那染坊晒布的正想把白布在坪中攤開，老戰兵又同他說話，

「染匠師傅，你把布拿開，不要在這裏晒布，這裏就要殺人！」

染匠師傅同小學生一樣，毫不在意，且同樣笑笑的問

「殺什麼？你怎麼知道？」

老戰兵心想，「當真是麼？今天殺誰，我怎麼知道？當真是夢我見誰就殺誰。」

正預備回城裏去看看，還不到城門邊，只聽得喇叭吹衝鋒號。當真要殺人了。隊伍已出城，一轉灣就快到了。老戰兵迷迷胡胡趕忙向坪子中央跑去。一會子隊伍到了地，忽促而沉默的散開，成一圈，各人皆舉起槍來向外作預放姿勢，果然有兩個年紀輕輕的被綁着跪在坪子裏。並且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臉色白殭殭的，一瞥之下這兩個人臉孔都似乎很熟習，忽刺間想不起這兩人如此面善的理由。一個騎馬的官員，手持令箭在圈子外土阜下監視。老戰兵迷迷胡胡走過去向監斬官請示。另外一個兵士，却拖他的手，「一刀一個，趕快趕快！」

他便走到人犯身邊去，擦擦兩下，兩顆頭顱皆落了地。見了噴出的血，他覺得這夢快要完了，一種習慣的力量使他聯記起三十年前的老規矩，頭也不回，趕忙拔腳就跑。跑到城隍廟，正有婦女在那里敬神，廟祝嘩嘩的搖着籤筒。老戰兵不管如何，一衝進來爬在地下就磕頭，且向神桌下鑽去。廟裏人見着那麼一個人，手執一把血淋淋的大刀，以為不是謀殺犯，就是殺老婆的瘋子，嚇得要命忙跑

到大街上去叫人。

一會兒，從法場上追來的人也趕到了，同大街上的閒人七嘴八舌一說，皆知道他是守北門城的老頭子，皆知道他殺了人，且同時斷定他已發了瘋。原來城隍廟的老廟祝早已死了，本城人年長的也早死盡了，誰也不注意到這個老規矩，誰也不知道當地有這個老規矩了。

人既發了瘋，手中又拿了那麼一把大刀，誰進廟裏去說不定誰就得挨那麼一刀，於是大家把廟門即刻倒扣起來，想辦法捕捉瘋子。

老戰兵躲在神桌下只聽得外面人聲雜亂，是什麼原因完全弄不明白。等了許久，還不見縣知事到來，心裏極亂，又不知走出去好還是不走出去好。

再過一會兒，聽到有人拉槍機柄，上了子彈。又聽到一個很熟悉的婦人聲音說，「進去不得，進去不得，他有一刀！」接着就是那個副官聲音，「不要怕，不要怕，我們有槍！一見這瘋子，儘管開槍！」

老戰兵心亂得要命，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迷迷胡胡的想，「這真是個怕人的夢！」

接着就有人開了廟門，兵士大聲喊着，却不進來。且仍然搬動槍機，儼然即刻就要開槍的神氣。許多熟人的聲

音也聽得很分明。

又聽那副官說，「進去！打死這瘋子！」

老戰兵急了，大聲嚷着：「嘩嘩，城隍老爺，這是怎麼的！這是怎麼的！」外邊人正嚷鬧着，似乎誰也不聽見這些話。

門外兵士雖吵吵鬧鬧，誰都是性命一條，誰也不敢冒險闖進廟中。

人叢中忽然不知誰個厲聲喊道：「瘋子，把刀丟出來，不然就開槍了！」

老戰兵想，「這不成，這夢做下去實在怕人！」他不愿意在夢裏被亂槍打死。他實在受不了了。接着那把刀果然嘩的一聲響拋到階沿上去了。一個兵士冒着大險搶步而前，把刀撿起。其餘人衆見兇器已得，不足畏懼，就向廟中一擁而進。

老戰兵於是被人捉住，胡胡塗塗打了一頓，且被細綁起來吊在廊柱上。他看看遠遠的圍繞在身邊有好幾百人。自己還是不明白做了些什麼錯事，為什麼人家把他當瘋子，且不知等會兒有什麼結果。眼前一切已証明不是夢裏，那麼剛才殺人的事也應當是真的了。多年以來本地就不殺人，那麼自己當真瘋了嗎？一切疑問在腦子裏轉，終究

弄不出個頭緒。一個人閃不知從老戰兵背後攔了一桶潑水，從頭到腳皆被潑水淋漓。大家哄然大笑起來。老戰兵又驚又氣，回頭一看，原來批弄他的是本城賣臭豆腐的王胖子，倒了水還正閃着嘴得意哩。老戰兵十分憤怒，破口大罵：「王五，你個狗會的，今天你也來欺侮老祖宗！」

大家又哄然大笑起來。副官聽他說話，以為這瘋子已被水澆醒，不再成逃心驚了。方走進他身邊，問他為什麼殺了人就發瘋跑到城隍廟裏來，有什麼鬼趕他，見了什麼鬼。

「爲什麼？你不明白規矩？你們叫我辦案，辦了案我照規矩來自首，你們一羣人過來，要槍斃我，差點兒我不

發瘋撈打死！你們做得好，把我當瘋子！有什麼鬼？我問你！……」

軍部玩熟花樣，處決那兩個共產黨，不用槍決，來一個非常手段，要守城門的老劊子手把兩個人斬首示衆。可是老戰兵始終不明白衙門爲什麼要他去殺那兩個年青人。

那一對被殺的，原來就是北門裏小學校的两个小學教員。小學校接事的還不來，北門城管鎮鎮的職務就出了缺。

老戰兵死了。軍隊裏於是流行着那個「最後一個劊子手」的笑話，無人不知，并且仍然說那傢伙是白日見鬼嚇死的。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陳 衡 哲

(一) 引言

我國想調查一下小學兒童的健康情形，曾在上月的兒童節日，作了一個簡單的調查表，在大公報和獨立評論上同時發表，請求讀者們的合作。這些填好的表寄到北平來的時候，正值我在南方旅行着。直到今天，經過了整整的三個上午，和幾位同情朋友們的幫助，我方始把他們

遞出了一個頭緒。現在且把這一點工作的結果，先送給一位向我伸着手，嚷着要三週歲生日禮的小朋友；間接的也就算是我送給在小學讀書的各位小朋友們的一個「秀才人情」的禮券。但是，小朋友們，究竟你們的這張禮券能不能換得一點于你們有益的物件，我却没有權作主了。我只能替你們求國內握有教育實權的領袖們，給你們的禮券

兌換一點好東西吧。

假如沒有填表的諸位家長們的合作，我的這個微弱的努力是絕對不能進行的；我謹在此向他們一一道謝。對於他們寫給我的許多鼓勵與同情的信，則我不但感謝，並且還很高興把他們對於現在小學情形的批評與意見，選擇出一部分來在本文發表。這些家長們對於兒童教育的感想與希望，想來也是虛心的教育家和教育當局們所願意知道的吧。

至于對於各位家長們的那個更深一層的希望——對於本問題的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俾能收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偉果——則我的答語是：我們的工作比如是救火，而一個無權無力的老百姓如我者，又那裏能得到什麼更好的救火工具呢？我所有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水勺子；但我不灰心，我仍舊一勺一勺的從塘裏舀出水來向着那火焰澆去。我希望凡是社會上關心兒童健康與民族前途的人士們，也都能用他們的小勺子來給我們加添一點水；一勺子的水雖然沒有用，千千萬萬小勺子所含量的水量却儘夠我們去澆滅一個大火了。何況那許多握有救火工具的朋友們，他們對於救火的工作，一定也是抱着同樣的，或是更大的熱忱的。所以我們現在的最大希望，是應該在他們的加入這個工作上，

而不在我的這個小勺子的忽然變為一個五石瓠上！

對於幫助我整理材料的各位朋友們，尤其是劉孝瑾女士，我也謹在此向他們表示深刻的感謝。

各處寄來的表和信，我都一一保留着。同情于我們這個微薄努力的朋友們是隨時都可以商得我的同意，來此查看的。

(二)各表的簡略統計

學校的區域 北平天津最多。此外代表的省份，有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山東，江西，四川，及綏遠，共八省。

學校的性質 私立的占百分之五十，公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餘的為國立或者立附屬。

兒童的年齡 兒童最小的是六歲，最大的是十六歲。十二歲的占最多數，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五。

兒童的性別 男的占百分之四十五，女的占百分之五十五。

每週上課時間 自廿五小時到三十二小時。
每週自修時間 自八小時到十五小時。

最喜歡的功課 以國文，體育，音樂，自然諸科占最多數。

最不喜歡的功效。以社會，算術，英語諸科占最大多數。而國語與自然兩科，一方面有許多兒童喜歡牠們，一方面也受到有些兒童的厭惡。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是不喜歡這幾門功課的原因。現在且擇幾個重要的，列舉于下：教員不好，教材不好，教法不良，數量太多，教員不准多問，性情不近，能力不够，考試失敗，家庭作業太多等等。

功課如做得不好，將得到下面的懲罰：（以受到此種懲罰的兒童數目為次序，最多的列在最先。）罰站；打頭部；罰背誦，抄書，扣分，或另作功課；叱罵；打手心；打屁股；和罰跪。打手心有時是用厚篾片，打到「手至紅腫」。

放假時與上學時兒童健康的不同上學時兒童食慾與食量減少的，約占百分之九十三；睡眠不安的，約占百分之八十六；脾氣變為急躁的，約占百分之七十七；身量減輕的，約占百分之七十四；面色變為蒼白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三。

(三) 家長呼聲的代表

我現在且從家長們的來信中，選擇幾段，發表于下，作為他們為兒童求救的呼聲的代表。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一)……校長兼差太多，不能顧學校的行政；且自是之見太深，家長不能過問。學校不講衛生，所以常常有得傳染病的可能。教員年歲太大，但知注意死背，死讀，及抄寫等的教法。……

(二)……在小學方面，（希望）即採用多軌制，對於一般不能升入中學的貧苦兒童，祇課以讀，寫，算，體育，音樂。……

(三)……我的兩個小孩子，一個年十五歲，在小學六年級；一個十一歲，在小學四年級。每天早晨七點來鐘上學，午間十一點四五十分放學回家就趕緊吃飯。飯畢又趕快上學。下午四年級那個學生四點多鐘就可以放學回家；六年級那個學生因充童子軍隊長和本級的級長辦理事務的關係，常在六點多鐘纔能回家。學校為他們留的家庭作業太多，如算術習題竟多至六十多題，又抄書又騰筆記，（四年級這學生所學的自然不用課本，上堂由先生在黑板上寫，學生照抄。因學生小，認識的簡字和草字很少，所以常把筆記寫的錯三落四，必須下學後同學等互相對照釐清。我認為四年級的小學生實在沒有抄寫長篇筆記的程度。）又寫大小字，又常命擬製圖

於史地或社會的圖表……等。所以這兩個學生下午放學進家門換下制服，就伏案作功課；吃完晚飯，又趕緊在電燈下繼續去作，常常非到十一點多不能完……我以為像這些未滿十五歲的小學生，腦力和身體其他各部分全極幼稚，正在發育的時候；白天在學校念了一天書，下晚放學回家，實在不應再給他們加上這樣繁重的功課。不然，不但妨害他們身體的發育，就是對於他們的功課也難得良好結果的。因為日間在校受了五六個鐘頭的功課，精神已覺疲倦；對於所留的家庭作業雖然怕學校的責罰，勉強於燈下一樣一樣的草草作完了；但是限於時間，只圖快，毫無領悟的工夫。（常常看我那個十一歲的學生燈下打盹寫字）像這樣機械式的功課：那能有進步呢！再說夜間十一點才能睡覺，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就起床，只多不過安睡七個多鐘頭罷。作功課是那樣多，睡覺又是這樣少，實在不足以恢復頭天的疲勞。而吃飯又不能好好吃，照這樣常常作下去那能不生毛病呢？……

（四）……在現在提高學生程度的趨勢中，小學教育也是做唐花般的竭力促小學生早熟，他們！教育者

希冀教學效率由此增高，學校聲望由此隆重，不憚把小學生們做了犧牲品。……

（五）……先生所舉出的幾個例子，我們在有子女家書的家庭中也常常聽到的，只是沒有人敢和孩子們的老師去高談，終於隱忍着，瞧着子女們的精神，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這是一件多末痛心的事啊！我有兩個女孩子在××小學念書，大的今年十三歲，在六年級，小的今年八歲，在複式一年唸書。大的今年暑假就要修業期滿了，但考查她的成績真該列入「劣等生」！然而她的資質，並沒有低劣到進步田地。當她考入該校三年編級生時，老師就對她臨寫多寶塔，她不但沒法臨寫，即那些字的筆劃她也沒法弄清楚，認識不認識，那更成問題了！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真是難過極了！就去訪該校主任×××先生，和他談起這個問題以後，他的回答是：「你的孩子太笨了！我的小孩也同樣臨寫，沒有一些困難……。」我還很客氣的問他，「要臨這種難深的字帖，究竟根據甚麼？」他很不願意的說：「我有事須立刻出門，把她級任先生請來和你談吧。」我終於嘗了一肚子的難受，不得要領的跑回家。

了。……

(六)……我的小孩子從前在××市私立××小學校讀書，才好玩哩。功課做得不好，一罰便罰一千八百字。小孩子沒有學過筆法，祇可一筆一筆地湊成一個字兒。下午放學回家，一直寫到三更半夜，還不敢睡。……在中國，從來沒有注意過兒童教育的問題，從來沒有訓練過整批的良好的小學教師。……在下會經留心觀察過廣東，廈門，鎮江，上海，青島的所謂小學校教育。小孩子吃足了苦頭，做父母的的心也夠痛的了。

我現在且再從另一位家長的議論中，選錄一節于下。作者是華中某報館的一位記者，他的這段議論即是在那日報上發表的。因為這段議論寫得很詳細，很具體，所以我現在把他作為家長們呼聲的一個總代表與總結束。

(七)……我也不是教育專家，并且也沒有在教育界混過飯吃。不過我倒是一個孩子的爸爸，爲了自己小的時候，受了不少糊塗教育，被多少混飯吃的先生欺騙了我，對自己的小孩子受教育問題，曾下過最大決心；我要立志督促他，啓發他，要他讀書科學化；要他一切合理化。然而，我這種試驗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 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結果

，現在可以說大部已經失敗了！可是我倒得了些經驗。我的小孩子七歲的時候，因為我個人職業上的關係，未能入學讀書，完全由我個人在工餘之暇，按照學堂課程，檢擇重要和興趣一點的教他，不到一年的工夫，他把第三冊國語，算術，公民上的主要課目，都能讀的很熟，并且能確實領悟，他的身體并且也健壯。我的教書方法，并不比一般教師高明，不過我注意的是「質」與「量」的方面，與他太離遠的教材我寧肯不教他，不叫他讀了之後，莫明其妙；他能多讀，多教他一點，不能時，也不強迫他。……第二是課本的亂用，國語用商務的復興課本，算術用中華的，公民用開明的，自然和社會則用世界的，我們知道這完全是出版商和學校當局所玩的把戲，緊學生成全他們的交易。結果學生讀着不相諧和的課本，在他的感覺上，良知上都能起很不好的反映。比如有的材料在復興本子上是第四册上有的，而在中華的課本上則在第五册上才有；有的材料在商務的自然上和國語上都有相當關聯，若是讀一本商務的國語，同時再讀一本世界的自然，把所有連系性的東西，就完全失掉。像這類的例子

，真是舉不勝舉。學校當局爲與出版商講求生意，不惜犧牲學生的讀書便利，把學生當成教育商品化的工具，真令人言之痛心！爲了這個關係，我也費了不少時間。……統計起來，一個小學三年級有書本的課程有：國語，算術，英文，自然，社會，衛生，公民，國音等八門，沒有書本的有：勞作，故事，音樂，體操等四門，另外每天要寫兩篇大楷，一篇小楷和一篇英文；有時候勞作也得拿回家來作。他們在學校上課的鐘點是由早七時半至十一時五十分止，一時半起至四時半止。除了朝會和上下課當中休息的時間外，正式聽講的時間，頂少也在六時以上……但是回到家後，大小楷必須寫，英文必須寫；算術題要演，勞作也要做；這四門課外的課程，起碼還得兩個鐘頭才能做完。如果一個學生不照着這樣去做則已，否則任憑他是一個營養富足，體格強健的孩子，我可以武斷地說：他的體質的強健，一定抵不過繁重課程的勞碌。

像這種慘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不知還有多少。現在我的意見是：第一，課本須要減少。自然，社會，衛生，公民可編一混合本，如先前的常識一類

。國音可和國語歸併。這一來，連國語、算術，共有三種。量的方面減少，質的方面并無缺陷，對於兒童視覺，聽覺均能減輕不少負擔。第二，減少讀書時間，據調查現在全國各地小學生讀書時間，平均都在五時以上，我認爲時間太長，應縮減至四小時以下。第三，應多注重教室外課程，如體操，音樂，勞作的授課時間應再多添。第四，絕對限制讀外國文的年期，這一條是專指上海一地而說（或許別處也有同樣情形），添外國文一門，絕對應限制在四學年以後。第五，統一課本，應由教育部編纂標準課本，限令全國小學一體採用。僅僅以上五條，我知道是不完備的，不過我願意拿這區區五條作爲一個研究的前提。更要緊的是：我們不是研究制度，和探討學理，是如何拯救這正在和正要害肺結核的兒童的事實！

最後，我渴望著陳衡哲先生能把這一個有意義，并且有嚴重性的工作趕快完成。

（四）我認爲最嚴重的情形

我在上次調查上曾經說過，我的工作不過在找求一點代表的事實，來貢獻給教育專家和教育當局；而不

自己的意見。但當我看到這許多表和信件之後，却又有點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了。

從這些表和信上，我們可以知道，現在小學教育中最嚴重的情形，最不容我們忽視的情形，至少有下列的三種。其一，是懲治兒童的方法；其二，是兒童的健康因課程的繁重而受到的損害；其三，是一般教員們的不負責。現在且依着上面的次序，來作一點簡單的說明。

第一是懲治兒童的方法。從前我真是糊塗，以為打手心之類的懲治方法是早已成爲一種偶然看見的現象了。這些表上第一件震驚我心目的事實，却是告訴我體罰的怎樣普遍，打手心還算是很輕的懲罰呢！在回答懲罰方法的條下，差不多十有七八張是填的「打手心」，「打屁股」，「用手擊兒童的頭腦」等等說來不信的野蠻舉動。還有幾位家長告訴我，他們的兒童曾被教員打傷得很重——還有用藤做的教鞭猛烈擊打兒童的頭腦的！這是什麼現象，在這光天化日的二十世紀的世界上？兒童的身體受到了這樣不斷的損害，廉恥之心受到了這樣的侮辱，我們還有什麼面孔來談教育，來談什麼禮字救國，來談什麼運動與主義？除了體罰之外，罰寫字也似乎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如上面一位家長信中所說的，他的孩子有一次竟被罰寫到一千

八百個字之多。我到此方始明白，現在學生寫的字爲什麼那樣壞；因爲常諱告訴我們，假使我們要使一個孩子對於某種學業和事情發生厭惡，最好的方法是把那件事作爲刑罰。可惜這一點常識竟不會跑到大多數的小學當局與教員們的腦筋中去。至于四年級的學生即令抄寫草字的筆記，三年級的學生即令臨寫那個她尚認不清楚字眼的多寶塔，以及不許出聲的死背教科書之類，結果也和罰寫字一樣，不過徒然毀傷了兒童智識的胃口，使他們對於一切智識的追求多加一點厭惡而已。

第二是兒童在康健上所受到的損害。從大多數的表上和家長們的信中，我們知道兒童因課程的繁重而受到下面的損害：（不一定與課程有關係的病，如扁桃腺炎之類，此處都不引入。）睡眠不夠，頭暈頭痛，耳痛，手痛，食慾減少，神經失調，咳嗽，近視，牙病，精神呆滯與萎靡等等。（有一位家長的信中說，「督促最嚴的時候，在幾次以後，兒童必要生病。」又有一位家長說得最具體，他說，「小孩的面孔原來是U字式的，上學唸書唸成V樣兒。」）這些豈不都是肺結核與神經衰弱的先鋒？而誰又不知道這兩種病症是最有實效的滅種工具呢？至于兒童在智識方面所受到的康健損害，則在上條已經說過，此處不必

再說了。靠了全國的教育家數十年來的努力，而結果竟使在小學的兒童們受到這樣永難恢復的健康損害！無論在身體方面，智識方面，精神方面，他們的損害都是一樣的深劇與巨大的！這還能說不是教育界的一個最嚴重的現象嗎？不但如此，現在兒童在種種方面不康健的必然結果，即是將來民族的大衰落與總滅亡。看見烏雲的漫山蔽天，我們便知道一定有傾盆的大雨來臨。國內的領袖們！決不僅僅以教育界為限！對於這種情形，還能袖手不管嗎？還能說我們的憂慮是危言聳聽嗎？我們不為兒童們設想，也須為將來的民族想一想呀！（有一位家長的信說，「這是一種極嚴重的現象，如果這樣遷延下去，實在不得了，將來都變成智識癆病鬼後，再修談救國，有何用呢？」我以為他的這個恐懼不但一點也不過分，並且還能代表許多家長們的一個共同情緒。）

第三是教員們的不負責。對於這一層，我們若能平心靜氣的去想，便知道這個現狀的原因並不止一種。有些教員們的不負責，是由于她們——因小學教員女性為多，故此處所用的「她們」兩字，是兼指那少數男教員而言的——缺少對於兒童的同情心；有的是由于她們的智識低下和常識不夠；還有的是由于她們的有心無力。現在我且再依據幾

那各處寄來的表和信，很簡單的指出這幾種不負責的情形。

自打手心起，到以藤鞭狂擊兒童的頭腦止，這一類體罰行為的解釋，除了說由于教員們的缺少同情心，我更不能為她們找出第二個理由來。對於這一層，說得最沉痛的，要算是下面所引的一位家長的話了。他說，「那兩位未嫁的先生，不知養兒育女的艱難，捏實拳頭很很地照準小孩的背上，沒命來幾拳，這是教育兒童呀！」此外如被罵與罰跪，竟也算是懲治兒童的辦法，則真把我的好奇心引起來了。我很願意知道，她們罵的是什麼話；我也願意知道，兒童們是向着什麼人下跪的，是孔老夫子呢，還是孫中山，還是耶穌基督，還是教員的講壇？

因教員們的智識低下和常識不夠，而使兒童們受到不良的教育，也是一個很普遍的情形，我現在且引一二段來做例子。有一位家長的信中說，「我又（對孩子們）說，「你們一班四十個學生，每天每人作了這些家庭作業，統交到先生，那先生要逐一的看實在過於勞苦了。」他們說，「這些作業先生不過偶爾抽看一兩份，全呀本級的級長代看。」趕到我查看他們所作的那些算術，或抄的書或製的圖表，其中算錯的，寫錯的，或遺誤的，全沒有錯號或

改正。由此足証他們先生沒有看這些作業。」又有一位寫信說，「寫到這裏，又想起我所見到的四五處××小學來了。那些辦××小學的，多半不懂兒童的生理和心理，完全把他們當作成人教訓；教員說的話，專門的術語，有如連珠；兒童偶有過失，即聲色俱厲的呵斥，或加以體罰。更有×××小學，已將兒童打傷，防家長與問罪之師，竟調到大批路警，嚴陣以待（防工人也）。這又是一種甚麼現象呢？我想，鑒于此種情形，不為我們所見到聽到的，還不知有多少呢。」又有一位家長寫信報告他的兩個女孩子在某某小學的工作，其中有一段說，「最近，說是要畢業了，要特別注重家事。於是前天做桌布，昨天習刺綉，今天學挑花，明天又要練裁縫。一件沒完，第二，第三件，又接二連三的來了。把個學生弄的無所適從，做家長的也來不及替學生預備材料。這真不知道是一種甚麼教育？」除了這幾個例子，在我個人所知道的情形中，也頗有可以拿來補充他們的，現在且說一件作為代表吧。有一位教國文的小學教員，連頂簡單的字如「密」與「蜜」，「益

」與「盡」之類，還沒有弄清楚。她又喜歡改兒童的作業，常常把他們寫得不錯的字改成別字，寫得很有意思的文字改成不通的濫調。這也算是人師！

但是，小學教員們也並非個個都是這樣的糊塗。不過在這漆黑一團的環境中，不糊塗又怎樣辦呢？我有幾位在小學教書的朋友們，她們對於這種現狀也很不滿意；但她們只是一個龐大機器中的幾個釘子與螺絲，除了消極的辭職以外，她們是沒有第二個工具能使她們來作什麼積極改良的運動的。所以這少數的教員們雖然智識充足，對於兒童也有同情心，但她們至多却也不過能說一句，「我們有心無力」罷了。

以上是我認為現在小學教育中最嚴重的三個情形，也可以算是我對於這個教育病症的一點診斷。至于診斷得是否得當，及醫治他的藥方應該如何開法，那却都是教育專家與教育當局的责任，決不是我這個「走方郎中」所敢胡說亂道的了。

關於孟母

知 堂

民國廿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通縣女子師範學校禮堂落成，兼開新年同樂會，請閩縣徵信實齋徐祖正諸位先生去講演，我也被拉在裏面。諸位先生各就軍事外交教育有所發揮，就只是我沒有辦法。我原是棄武就文的，可是半路出家，終未得道，弄成所謂模不稜莠不莠的樣子，所以簡直沒有什麼專門話可說。但是天無絕人之路，忽然記起華光女子中學所扮演的六女傑，又想起兩句三字經裏的文句，臨時就湊了起來，敷衍過去三十分鐘。

這題目可以叫作賦得孟母。我說，中國現在需要怎樣女子呢？這就是孟母那樣的。華光女中所扮的六女傑可以代表一般青年的心理，在我看去却很有可商之處。操祖再有是不可能，武則天與王昭君在現今都是同樣地不需要，而且有了也反不好，班昭女誠實為女兒經之祖母，不值得尊崇。餘下是兩位女軍人，花木蘭，梁紅玉還是秦良玉呢，總之共有兩位，可見人心之所歸向了。不過我以為中國要打仗似男子還夠用，到不該用時要用女子或亦不得已，但那時中國差不多也就要完了。女軍人與殉難的忠臣一樣

我想都是亡國時期的裝飾，有如若干花圈，雖然華麗却是不吉祥的，平常人家總不希望牠有。講到底這六女傑本身因為難得所以也是可貴，在現今中國並沒有大好處，即使她們都再出現。據我想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倒還是孟母。三字經上說：

昔孟母，擇鄰處，
子不學，斷機杼。

這種懂得教育的女子實在是國家的台柱子。還有一層，孟母懂得情理。列女傳卷一云：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實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我讀這一節不勝感歎。傳云，「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固然說得很對，其實禮即是人情物理的歸結，知禮者必懂得情理，思想通達，能節制自己，能寬容別人，這樣纔不愧為

文明人，不但是賣姑良母，也實是後生師範了。假如中國受過教育的女子都能學點孟母的樣，人民受了相當的家教，將來到社會上去不至於不懂情理，胡說胡為，有益於國，確實非淺鮮；孟母之功不在禹下。

我這孟母費原是一時胡講的，却想不到近日發見了同調。北平市長主張取締中學男女同學，據說這是根據孟母的教方法，雖然又聽說這是西班牙公使的意見。孟母不願意她的兒子為墓間之事，踴躍舉埋，或嬉戲為買人街賣之事，這是見於列女傳的，若男女不同學則我實在找不到出典。話分兩頭，反正孟母沒有此事也無關係，別人要怎麼說都可隨便，我仔細思想之後覺得自己推崇孟母的意見還是不錯的，因為像她那樣懂得情理的人實在是難得，現在中國正需要這種人。前兩天給北平實報寫了一篇星期偶感，題曰情理，其中有一節云：

「我覺得中國有頂好的事情便是講情理，其極壞的地方便是不講情理。隨處皆是人情物理，只要人去細心考察，能知者即可漸進為賢人，不知者終為愚人，惡人。禮記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管子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都是千古不變的名言，因為合於情理。現在會考的規則，功課一二門

不及格可補考二次，如仍不及格，則以前考過及格的功課亦一律無效。這叫作不合理。全省一二門不及格的學生臨期到省補考，不考慮道路的遠近，經濟能力的及不及。這叫作不近人情。教育方面尚如此，其他可知。」五月十日天津大公報知評欄有一篇「偶感」，末二節云：

「又如南京市決計劃除文盲，期於明春剷除百分之七十，這實在是極好的消息。但據說明年五月要在街上抽驗，倘有不識字的，要罰銀一元，這就可怪了。自己預期的成績為百分七十，那麼明明承認有百分之三十的文盲依然存在，這些人受罰，冤也不冤？」

苦生活的人們從小無受教育機會，現在給他們機會，自然很好了，但輪不到受教之人，或雖受而記憶不佳之人，却新有了罰錢的危險，這實在不是情理所宜。在希望這電訊所述不一定要實行，應該根本上沒有罰錢的規定。只識字並不能濟貧，奈何要向貧民罰款！」這里我還想補充一句話：不知道這一元的罰金可以有幾天効力，假如這不是一句捐稅那樣地至少可有効一年，那麼這些無緣受教或記憶不佳的諸公每月還須得備三十塊錢來付這筆罰款哩。

說到這里我偶然看見三國志徐逸傳的文句云，「逸嘗黜惡，風化大行」，忽然似乎懂得男女同學與孟母三遷的

關係了。風化云者蓋本於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謂影響也，猶墓間之學築埋，市榜之學街賣耳。今人云爲風化故而取締男女同學，華孟母教育法當由於居妓院旁習爲邪僻。但是，這例子顯然不對，男女同學並不一定在妓院旁，一也。不同學的男女或者倒住在妾院旁，二也。學生如在其家習見妾，婢，賭，烟等等邪僻事，即不男女同學亦未必有好風化，依真正孟母之教實在還在應遷之列者也。故如準照人情物理而言，學生不准住妓院旁，不准住有妾婢

等的家中，乃爲正風化的辦法，若普通的男女同學讀書則是別一件事，實與孟母毫無關係。平常人濫用風化二字，以至流於不通，如法廷上的性的犯罪在民間常稱風化官司，殊不可解，少時嘗誤聽爲風花官司，似尙較有諧趣也。在中國這一類的字頗多，兩義曖昧，又復傳說，有時玄妙，有時神異，大家拿來作爲符籙，光怪陸離不可究詰。不佞之意以爲當重常識以救治之，此雖似是十八世紀的老藥方，但在精神不健全的中國或者正是對症服藥亦未可知。

學術獨立工作與留學攷試

吳有訓

(清華大學二十四週年紀念會演講稿)

在中國的學術現況下，大學主要工作的一種，自然是學術的獨立。所謂學術獨立，簡言之，可說是對於某一學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專門學生，且能對該科領域之一部或數部，成就有意義的研究，結果爲國際同行所公認，那末該一學科，可以稱爲獨立。所以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是決定一個學科是否獨立的關鍵。近來各方討論此類問題的文章，似乎不少，其中有些很好的意思，也有些對中國學術界的情形，似乎不甚明瞭。今日特借此機會，略

談個人的感想。因爲自己是專攻物理學的，以下所舉的例証，不免偏于相關的學科。

我個人覺着國內近年在學術上的進展，有兩點很可表示中國的學術是慢慢的趨向獨立。第一：以前國內大學的教師，資格很是隨便；只要是留學生，似乎什麼都可教，結果當然不免有些缺點。現在大學聘請教師，不但要問所習的專門學科，且須顧及已發表的研究工作及其價值。此種轉變，不是偶然的結果。必須國內有了獨立的工作，留學生的地位才自然的被重行估定。一個學科在國內獨立的

程度愈高，在國外專攻該科者所受的估定，也自然的是愈加嚴厲。第二：以前國內的學術團體，大都具包羅萬象的性質，如中國科學社學藝社等；現在則各種專門學會，均次第宣告成立。（我提出此點，絕非對科學社一類的團體，有何不滿，不過是指明中國學術界的演進罷了。）且每一學會之主要職務，為發刊相關的專門學報，以登載國內研究工作之結果。所以近年來，中國人的學術工作，足資國外引証者，也慢慢的增加起來。談到這裏，因為今天是清華的二十四週年紀念日，有一件事，或者也值得報告一下。清華除發刊清華學報外，尚有理科報告第一種與第二種。理科報告發刊的原意，在發表理工兩院的研究結果，與國外相關的學術界通消息；所以發表的論文，必須有點新的東西，而所用的文字，是限定了為英德法三種。理科報告第一種，專載關於數學物理化學及工程的論文，第二種專載關於生物及心理的論文。因為本人是第一種的編輯，情形知道更詳，總計第一種已出兩卷，共十二期，每期每篇論文均經英美德法文的專門論文提要錄按期選登。這似乎也可表示國際學術界知道有一清華當然這不是一項什麼稀奇事體，但理科報告為對外面發刊的原意，至少是達到一部分。同時把這種事體同五年前或十年前相較，不

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關於研究工作之進行，我覺得有三點，值得講一講。

第一：獨立工作的人。凡能獨立工作的人，一定能對自己的工作，開闢一條新的路線；或能佔據一個區域，為自己的工作之區域；但最少也必須有一個確定的工作題目。一般說起來，國內對於研究二字的見解，仍是不免含混。在科學上，決定一個研究的題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初次進行研究的人，似乎對着處處是題目，但自己總像沒有重心，能够作一個決定。結果必須指導者指定一點，才安心的進行一切。所以能夠獨立工作的人，是進行研究的原動力。第二：工作的中心。在環境比較安定的地點，有圖書及其他必需的設備，有幾個能够獨立工作的人，一面自己工作，一面指導工作，以工作上及所得結果上的安慰和愉快，觸已勵人，久之便自然的形成一個工作中心。此種中心的惟一表現，是工作和工作的結果。不過關於設備一層，我覺得可以特別說幾句。國內有些人以為做研究，必須有極貴重和精細的設備，其實簡單的設備，也可成就極重要的工作。又有些人以為研究室，必須是一座講究的洋樓，其實有些大的工作，是在破房子裏面做成的。個人的見解，認國內對於設備，是不成多大問題，最緊要的是安

定的環境和真正「知」而且「行」的工作者，特別是「行」的成分的需要較「知」的爲尤甚。第三：工作的風氣。研究是工作者畢生的事業，由一羣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經過相當的時日，便可造成一種風氣。一個活躍的研究所內的緊張空氣，似乎逼着人不得不感到學術的興趣和工作的決心，便是這種風氣一個表現。所以工作風氣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空言可以達到，而是由實地的工作所換來。一個學科造成了此種風氣，不但可給專門該科的後進許多鼓勵，同時也自然的影響到他科的學者。國內最近學術的進漲，我覺着受互相鼓勵的恩賜不少。

依個人所得的印象，中國學術界，具有相當工作中心的學科，似乎不少。在科學方面，不但地質和生物學科，有了不少的成就；在近五年來，即研究工作最不發達的數學物理化學及工程，也均有了相當的基礎。事實上，每一學科，均似乎形成了幾個中心。在今天清華的紀念日，我或許可以老實不客氣的說，清華對於此種進展，曾有了點貢獻，要是在紀念日談起什麼值得紀念的話，這似乎也可說是一件。我提及此節，絕對的不是自滿，却完全是藉以加勉呢。

當然，國內現在進行研究工作，大部係留學生，所

以今日學術上所得的一點成就也可說是留學政策的一種收穫。不過在現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獨立工作時候，留學致試，是否仍應視爲造就專門學者的惟一辦法，是大可討論的問題。自從教育部令清華繼續致選留學生以後，中英庚款也招收留英公費生，許多省的教育廳也致選省官費留學生，於是留學致試的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表面看起來，招收的科目，似乎較以前是更確定，可是結果如何，仍屬難言。記得兩年前，蔣廷黻教授對於清華招收留學生，首持異議，並指出以派遣留學的經費，聘請外國學者來清華任教，是更經濟更有效的辦法。（見獨立評論第五十七號。）同時薩本棟教授指出，到外國學習專門技術的種種困難（見獨立評論第五十九號）。經過兩年的教訓，蔣薩兩教授所預料者，均一一成爲事實，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本來一面開辦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學致試，是不甚相容的政策。最顯著的事實，是相處很久的助教和成績較好的學生，對於所進行的工作，本可望相當的結果，因預備留學致試致工作的效率大減，有時竟等于零，所以有些工作，無法進行，有些工作，中途停止。當然國家舉行公開的留學致試，助教和學生去預備參加，在事實上情理上

性無阻礙的可能。結果是助教和學生放洋，而國內的研究工作，則未免望洋興嘆。此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滋味，惟親自工作者，才領受得到，才感覺得到。且留學放試錄取一名或二名的學科，預備投致的人數竟達二十至三十，這簡直可說是白費時間。所以現在所舉行的留學放試，事實上已防碍了中國的學術獨立工作，不能不認為一件嚴重的事體。

上面所說的現象，一面是因社會上對於留學生竟究還是特別優待；一面是因國內許多工作中心的歷史，究竟較短。所以我對於蔣廷黻先生及最近許多人提議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的意思，是大體贊成。同時我也主張真正能做研究的青年，國家應給與比較長期及寬裕的補助費，使能安心工作。對以上兩點，我應稍加說明：（一）以派遣留學生的經費，聘外國學者來華任教，是更經濟的辦法，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可以無容多贅。不過我的意思，是聘外國

的真正學者來充實我們已有的工作中心。必須我們自己在苦幹的地方，才有較多的機會聘到外國的真正學者，才能利用聘到的外國真正學者。有些人說因為國內無人做高深的研究，必須請外國學者來提高我們的程度，這是不明瞭中國學術界情形的議論，也是外行的議論。（二）有些學科，在國內進行研究，的確不是易事，但最近數年中之青年工作者，仍能得到相當的結果，是值得贊美而且增強我們的自信。此種人才，實應當給予長期及寬裕的津貼，使之繼續工作，成為獨立工作的學者。這似乎是學術獨立工作進行中一項要緊的設施。

最後我應聲明，我反對現在的留學放試，我並沒有說中國以後不應派留學生。任何學術已經獨立的國家，還是不免有這回事，不過人家的派遣的方法，資格，及意義，是很值得我們參攷玩味的。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地

吳景超

每一個都市，都有他的內地（Hinterland），這是他的主要市場，也是他所需要的食物與原料的主要來源。一

個都市的工商業，常為他的內地生產品所決定，譬如天津的皮貨出口，在全國各都市中佔領第一位，但漆與桐油

的交易，却集中在漢口，便是內地生產品影響都市商業的例子。又如全國的紗布工業，集中在上海，但榨油工業，却集中在大連，便因棉花產在上海的內地，而大豆却產在大連的內地。這種例子，舉不勝舉。所以一個有都市意識的人，對於他的內地的生產，是極端注意的。

但是現在却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便是一個都市的內地，其範圍應當如何劃定？天津附近的村鎮，自然是天津的內地；漢口附近的村鎮，自然是漢口的內地，這是不難劃定的。但如河南省的村鎮，我們便難定他是屬於天津，或屬於漢口，或屬於上海。第一個研究都市經濟最有成績的人，自然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史教授格來斯（N. S. R. Gray）。他在經濟史入門一書中，首先提出都市經濟一個名詞，他在別的方面，雖然有很多貢獻，但並沒有告我們一個方法，決定都市的內地範圍。他只提出一個意見，以為我們可以到那些位于兩大都市之間的市鎮中去問問那兒的商人，看他們的答案，是認那一個都市的勢力大一點，但他接着又說，這些答案，每每是靠不住的。其實格來斯教授這個意見，研究市鎮經濟的人，早已採用了。他們研究一個市鎮的勢力範圍，便是到市鎮的附近各村中，去問那兒的農民，是到那個市鎮去做買賣。假如丙村是在甲乙

二鎮之間，但村中的農民，大多數都到甲鎮中去做買賣，那麼甲鎮的勢力範圍，便包括丙村。市鎮的範圍，是很小的，用這個法子去劃定，並不費事，但一個大都市的內地，周圍每有好幾百里，用這種訪問的方法，是很費事的。顧得（J. P. Goode）教授，研究支加哥的內地時，便採取一種簡單，但是武斷的方法。他在地圖上畫一圓圈，把支加哥附近五百英里的土地都圈進去，假定為支加哥的內地，然後研究這五百英里內的鐵產，農產，人口，交通等等現象，看他與支加哥發展的關係，并根據這些材料，以預測支加哥的將來。這個方法雖然簡便，但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因為假如別個大都市，特別是離支加哥最近的大都市，如聖路易，也把附近五百英里圈作他的內地，那麼支加哥的圈，與聖路易的圈，便有互相重疊的危險。這些重疊的區域，到底是那一個都市的內地呢？顧得先生的方法，在這兒便現破綻了。最近派克教授（R. E. Park）想了一個很好的方法，來劃分美國四十一個都市的內地。他在每一個都市中，選出一種日報，看他銷路所達的區域。譬如在支加哥附近六十里，有一個市鎮，這兒的市民，都看支加哥的報紙，那麼這個市鎮，便算是支加哥的內地。假如一個市鎮，介于兩大都市之間，市民有看甲市日報的

，也有看乙市日報的，但甲市日報的銷路，在這個市鎮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那麼這個市鎮，便算作甲市的內地。這個方法，可以免除重疊的危險，而在理論上也講得通。因為報紙是傳播消息的，假如某一市鎮，買賣都集中於甲市，自然想知道甲市的消息，因而也一定看甲市的日報，所以某一都市的日報銷售區域，實在是某一都市的內地範圍的最好指數。美國的報紙銷路，是公開的，所以這種材料，頗容易得。中國各大都市中報紙的銷路，只有報館的主人知道。但我想，假如我們能把大公報，新聞報，武漢日報的銷路，以一黑點代表一份或十份，畫在地圖上面，也許可以看出天津，上海及漢口的內地範圍罷。

好幾年前，我因要替世界書局寫一本都市社會學的小冊子，便從海關報告中去搜集材料。在這些報告裏，我發現一種很有趣味的材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決定都市的範圍，那便是子口單的數目字。我們都知道子口稅是關稅的一種，凡進口貨已於進口處的海關繳納正稅後，如運銷內地，復于所到省的稅關，再繳半稅，以代釐金，便是子口稅。假如江蘇省的商人，想運銷洋貨到江蘇省的內地，都是在上海的海關繳納正稅，領取子口單。河北省的商人，是在天津的海關領取子口單。每一海關發出的子口單，是

為運貨到什麼地方去銷售的，海關報告都有記載，可惜這些記載是以省為單位，而非以縣為單位，所以我們不能用這些材料，來定都市內地的範圍。譬如民國十五年，河南省的商人，在津海關領取子口單一，一〇三張，貨價值一，六三九，六二〇兩；在滬海關領取子口單八，二一五張，貨價值二，一二九，四九三兩；在漢海關領取子口單一，二，四九五張，貨價只值七一三，〇八一兩。我們從此可以猜想得到，河南商人販運洋貨，有時取道天津，有時取道上海，有時取道漢口，所以河南一省，是中國三大都市勢力角逐之地。假如這些子口單的報告，是以縣為單位的，我們便可知道那幾縣是上海的勢力範圍，那幾縣是天津或漢口的勢力範圍了。我希望在海關上的朋友，能利用他們的檔案，作一點劃定內地範圍的研究，看看這種方法，是否適用。

一個都市的內地，無論我們用什麼方法劃分出來，決不會相似，更不會固定的。但我們留心都市發展的人，對於每一個都市的內地，很願意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這種智識，對於我們了解一個都市的活動，或預測他將來的發展，都是有用的。至于這種智識，對於一個都市中的商人，銀行家，實業家等等，有實際的用途，那是顯而易見

的。所以我們希望都市中的領袖，特別是商會中負責的人，出來領導這種研究。

地震瑣記

翁文灝

中國地震不很多，但發生的時候却往往有很大的影響。地震的情形，正史記載大抵只說死傷人數，以及房屋傾毀等情，此外尚有許多極有趣味的事實，往往略而不載。

反不如私人筆記中，却時有若干紀錄。現在我引一則北平地震的實例如下。明朝文秉所著的先稜志始說：

天啓六年（西歷一六二六），周順昌既下詔獄，魏忠賢與其黨密謀宮中，意更有所組織。時忽地震，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斃死，而逆賢得免。俄頃有聲如轟雷，從西北起，黑雷乘之，簾蕩，壞民居室數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婦死者以數萬計。驃馬經犬殆盡，斷臂折足跛頭扶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廠藏雷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者更無算。忠賢輩因是有戒心，縱騎亦相戒不敢南下。

可見這一次地震不但破屋傷人，而且對奸臣下了一次

極大的警告，保全了不少的忠良，很有若干政治意義，這是世界地震史中所很少見的。同時，這則紀錄也給我們想見北平地震的可能。

北平附近的地震照畿輔通志所載有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道光十年（一八三〇）等各次，如何情形記載並不詳悉。民國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肅地震的時候，北平也很受影響，我親見房內電燈忽然搖擺，不過程度不高沒有傷人罷了。清朝的地震亦有記載略詳的，例如劉壽眉著春泉聞見錄內有一段云：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庚戌，先大人居京之橫街，八月十九日早餐後赴友人約，路極狹巷，覺足下如登舟，搖擺不定，兩壁從身後合倒，急跟踏奔出，而巷口已迷，牆屋盡皆傾覆，頭目眩暈，身不自主，坐地地獄，街市屋宇東歪西仆，方知地震。

更有意思的是西安小雁塔的經驗。王士正贈蜀餘聞內

有如下的記載：

長安荐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一五五五）地震，塔裂爲二，及癸亥（一五六三）地震復合。漣遼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以上所記的是二段事，頭一段即明朝嘉靖年間的事我知道極爲可靠。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的地震是中國歷史有記載的最大的一次，陝西山西之間特別重大，據說死人到八十萬，這是世界各國所未有的。這次地震後小雁塔忽裂爲兩半，勢極危險，到了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再經一次地震，塔復相合。這段故事有人刻在塔旁，我曾親自見過，塔上裂痕宛然；也很容易看見。但王士正所記後一段的故事，即吳三桂用兵時塔的分合，我却未有別的證明，如有人能另有其他記錄見告，甚爲歡迎。

本來地震對於建築物開玩笑的事往往不免。我曾親見甘肅固原縣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國九年的地震橫截爲二，但並未崩塌，不過上截與下截旋轉了好幾度的角度，這就証明此碑斷後上半段沒有動，而下半段却因地震而被旋轉了。

近年來我搜集了關於地震的筆記幾十則，我仍望朋友

們幫助我再多得些。當然，筆記所載的事實有時是帶着迷信而不可靠的，就舉池北偶談內所記二則如下：

（一）：宋小說載崔公誼爲莫州任邱主簿，熙寧初（十一世紀）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携家南歸，一日宿孫村馬舖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君命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傍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二）：康熙戊申（一六六八）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州與日照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州者皆從崩崖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之，信有定數。

這種看法當然是很不對的，但錯誤不過是解釋，地震却是實在有的。所以雖然這樣壞的記載，仍是極有意思。許多記載收集起來有什麼用呢？決不是專爲一二個小故事，實是希望從此可以推想到中國地震區域的分布情形。民國十年我曾從二十四史以及各省省志中搜羅三千四百三十九個地震記載，詳細研究，推定了許多地震中心區域，到現在有好幾個已有事實証明。如能再得許多較詳的筆記，也許能使這個工作更進一步。

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

胡道維

自甲午之役以後，中日關係無往不在東京當道的支配之下，中國政府只是處在被動的消極的地位上。惟其因為如此，日本在以往對中國的政策如何，實有加一番週測的必要；不然，就是最近的提攜論，對於我們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了。我們且從大處作想，將日本對華政策劃分為四個時期，概括的加以探討。

第一為泛大陸政策時期。這個時期自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起，至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時止；共計不下二十六七年之久。在此時期中的日本人士，朝野上下口誦心維的計劃，都是要走向東亞大陸，來佔據一席領土的與經濟的重要位置。在這初期的大陸政策，乃以中國全部為對象；與華會後之滿蒙政策相比，尙有概括與專注的區別。諸如馬關條約的締結，旅順大連的租借，高麗的割併，二十一條件的迫訂，山東德國權益的承繼；都是泛大陸政策的表徵，也都是泛大陸政策的結果。日本在大陸上實行開拓政策的一切基礎，都是在這個時期中打定的；可以說是極重要的一個時期了。

第二為標榜親善政策時期。自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閉幕時起，至一九二六年止；共計有五六年時間。在日本國外有瀰漫全球的民族自決的洶潮，在日本國內又適政權落在帝國主義色彩較輕的民政黨的手裏；華盛頓國際會議且有九國公約的成立，迫日本承認中國的獨立與完整；更加從前泛大陸政策的目底不會認清，方法不會確定，精力不會集中，行之亦往往有棘手之內痛。因此，日本不得不順水推舟的對中國大唱其「同種同文，共存共榮」的口號，以與世界潮流國際形勢相適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仍然企圖調整整個對華的政策，以便集中全力於滿蒙的攘奪。諸如山東漢口之日本駐屯軍的撤回，日本在中國內部的郵政的取消，青島的退還與膠濟路的讓贖，藍辛石井協定的取消，庚子賠款的退還；這些都是「親善政策」的表示。

日本在泛大陸政策之下，一時想從福建闖進大陸，一時想從山東闖進大陸，一時又想從南滿朝鮮闖進大陸；但是自華府會議以後，列強將中國的東南門戶給緊緊的關閉

了：日本人感覺此路不通，于是在親善政策之下下了一個「滿蒙除外」的註釋。所以一方面撤退漢口山東的駐軍，而在滿洲非但一兵未撤，反在滿鐵沿線增加無數的守備隊。日本取消中國本部的郵政時，滿洲的日郵却依然存在；而且在東北各重要城市，還增設了若干領事。這都是由籠統的大陸政策而轉變到專注滿蒙的政策之實証；嗣後着着猛進，方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

第三爲田中積極政策時期。自一九二七年田中組閣時起，至一九二九年田中暴卒時止；其間經過不過三年之久。田中是一「道地藥材」的軍閥；他因爲要阻止中國革命勢力的北延，所以第一步便是炮轟濟南城，第二步便是要求（一）東北商租權，（二）禁止中國建築平行南滿道的鐵路；（三）允許日本完成吉會線，（四）在東三省增設領事。凡此都是田中積極政策的初步表現，同上屬幾個時期的政策仍然是一線的，但是他却更進一步的經營滿蒙而不遺餘力了。

第四爲繼續或實現積極政策時期。自一九三〇年濱口組閣時起，直到現時廣田高明協調外交時止，就是這個時期以內的歷史。廣田之協和政策是否能另劃一個時期，那就還有待於將來發展的証明，此時我們是不能決定的。自

從華府會議以後，尤其是自從田中內閣以後，民政黨與政友會在對於滿蒙（不是對全中國）的政策上，已到了一鼻孔出氣的情形；幾乎日本全國一致的都在要求實現最後獨佔滿蒙的計劃。本來日本三十年來的教育，都已經使現一代的日本青年深深刻刻的認識滿蒙是隸屬於天皇的領土，是太和民族的牛命線；那麼，此時不公開的佔據過來，又待何時呢？此時正當國際政治的與經濟的恐慌大作，中國內部於國民革命後又重陷于軍閥混戰的狀態中；機會來得真湊巧極了。日本第一步便是萬寶山的事件；第二步便是韓人殘害華僑事件；第三步更假借「中村事件」對中國當局多方的恐嚇；第四步率性在大炮掩護之下，將東北數省武力霸佔以去。至於後來在淞滬在長城各口對中國的軍事壓迫，還只算是焦土外交的餘興表演。

我們把這四十年來的日本政策支配下的中日關係檢討一下，便可以得着極端深刻的教訓：使我們對於目前所謂關係正常化的局勢，仍不免懷抱極嚴重的疑慮：第一，日本之中日親善的口調，往往是他們更加猛進侵略的序幕或粉飾；一提携，一積極，彼此起伏，互相表裏，成爲上文所言之週期性的嬗變政策。第二，日本子口唱親善之際，每在心目中將中國某部分的領土劃除於此政策範圍之外；

所以敵友兩種關係，不妨同時發生；侵略與親善，壓迫與提攜，也都是一樣的手段。第三，日本的親善方針常缺乏心理上的正常基礎；他們非但不能以平等互惠的原則與中國相見，亦且深受有優越感的支配而不願給我們以公道的待遇。所謂公道，就是西哲所言「將各人份內應有的，給予各人」的意思。世間的財貨，人我各有受分；不能以己之所無，而強佔人之所有；不然，公道自在人心，橫行又豈是說到頭的呢？因此，我們常見日本的親善政策，在尚未能改善中日關係之前，早就引起列強的疑慮與中國的恐懼了；這樣自然的反足以障礙兩國正常關係的開展，厲害一點還可以掀動國際的亂機了。

在「天羽」聲明仍然繼續代表東洋領袖的抱負與察東屢被轟炸的今日，又突來此高唱入雲的親善聲調；這是真實而有誠意的表示嗎？還是一種傳統的煙幕彈呢？這是善

廣州青年的呻吟

容肇祖

隣政策的確切活躍嗎？還是在此禍佔權益漸趨鞏固之後，想藉虛偽儀表以謀一席的喘息地，而事後仍要積極進行其橫奪政策的呢？換句話說，三月以來洋溢于東瀛三島而不絕於世人耳鼓的提攜親善等口調，不是為和平的經濟侵略或暴力的領土佔取所設下的遮掩嗎？日本能顧全中國的領土完整，不將任何部分剝除政策以外，而真正從根本上解決中日問題嗎？日本能與我們在平等互惠的公道原則上相見嗎？我們在此地所提出的，都是恢復兩國正常關係的先決問題。日本人士的答案，便可以決定中日關係的前途命運。也可以決定東亞安危的前途命運。我們知道東瀛，不識時務的倭寇；我們希望他們當此中日關係業已發生轉機的時候，要放寬心口高瞻遠眺的來決定關係如此重大的國策，並且用具體而切實的言行來解釋世人的疑問。

廣州的讀經，是由于方直先生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

學系的主任才開始的，這時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位絕未有受過學校教育的人，而又有自負不凡的大胆，自然是

有驚人的課程出現了。

廣州大中小學的讀經案，開始決定于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位幸運的武人，飽受阿諛逢迎的巴結，要學老祖宗

趙佗作蠻夷大長，劉嬰維持小朝廷，而頒行五經以祀禮孫
經理的「建國大綱」，奉承的人們遂謂「我學以孝治天下
」，故此廣東的陳濟棠先生也大膽的宣言「讀經是我主張
的了」！

國立中山大學既開讀經風氣之端，又尚在讀經隊伍的
最前線。這三不管的大學，自然可以暫時依樣的敷衍情願
在近的上官，維持方音相同的學究，不管學生的利益與學
問的前途了。（三不管者，教育部不能管，教育廳不配管
，西南政委會不暇管。）

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開始實行讀經的課程到現
在，快要滿三年了，我覺得只有別人替學生擔心，爲着國
家的人材可惜，而却沒聽見學生自己的呻吟。自然他們當
道的，當校的要蒙蔽學生，要拒絕胡適先生的講演，可以
移丘易段的罵「胡適出言侮辱宗國，侮辱廣東三千萬人」
，把胡先生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又
如中山大學對付許地山先生的談話，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
佈告說道：

昔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白遍，讀書白
遍，而義自見。」今以此法告汝，汝倘從之，而猶
莫明其妙，然後詆毀藏經，豈爲遲乎？……君子

獨立評論 第一五二號 廣州青年的呻吟

「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許地山可謂不智矣。
」爲此佈告，使我同學諸生，咸知此意。

又二月二十五日佈告說道：

凡所稱引，多爲我同學諸生所知，而復有云者，非
與許氏逼口舌之是非也。誠恐觀聽不決，或成心理
之病，害我青年，爲慮至切耳。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國勢防危，國魂將絕，數典忘祖，其如國命
何哉？

看這兩佈告，可見胡適先生的不講演，許地山先生的談讀
經，使得一輩學生覺悟着，或者意識着，或者從前的默然
到這時有點忍不住的動作或聲張了。昨天我的朋友寄了一
本新出版的文學生活刊號，下署「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研究會印行」，是本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對於讀
經的問題有不少的微吟與嘆息，自然是不敢明白的咒罵，
這真是壓迫下的呻吟，這是三年中隱忍後的呼籲，這是滿
天震萬裏的汽笛聲，這是我現在急要介紹出來的。

文學生活第一篇文章是勞光濟先生的走上文學之路，
節錄于下：

「我們沒有野心利用文學來做『升官發財』的工具，
我們並不希望從這裏得着些什麼『登龍技術』……」

爲着要改善，充實我們的人生，描寫社會的才具，喚起大衆意識和推進時代的革新種種使命，我們要統一步伐地向着建設新文學的路一齊邁進！

可是有些「食古不化」，「甘於陸沈」的學究們，妄自批起衛道的旗幟來大發其「阿Q」的精神，所謂吟風弄月是文學家^註一天職，善於詩賦就足以盡文學的能事等等，像這神坐井觀天，以蠡測海的和見，文學是什麼？我們實在無法能夠使他明白。在青天白日的旗幟飄揚下面沒有這樣的現象發生，不能不算是一件怪誕的可笑的事情！

這種人，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沒有眼睛，沒有頭腦，思想自然是更談不到，讓他靜幽幽地去沈醉在「桐葉黃花」的歌咏；或者水涼蟻伏在故紙堆裏去埋葬他幾十年可憐的生涯好了，我們無須乎去見怪。倘若是要行標榜，藉名招搖，企圖披着古色斑斕的衣服從墳墓裏扒起來領導羣衆，把歷史巨輪倒推轉來，在事實上雖毫無能力，可是在行爲上却真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犯，這是文化界的不幸，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前途的不幸！

文學生活內又有一篇讀經問題的商榷，下面署名「積熙」二字的，節錄一二段于下：

有一種人，從表面去談經，目的只在剽竊幾句經書上的形式，作幾篇似通不通的詰屈聱牙的文章，充其量只是想返到漢魏六朝和尙書的時代去，他們對於經的內在，恐怕也是「茫然不知其爲何物」，除了神祕性的崇拜以外，還有什麼話講呢！

今日的讀經，須要具有科學頭腦的青年，才能真正了解經，否則清朝的八股文已經夠做了，駢四儷六的無病呻吟，已不是今日亡國的時候所需要的，何必重來這一套呢！難道想追慕清朝的遺風，再來一套「臣罪當誅」的勾當以限制無限的言論自由嗎？

這個刊物，是中山大學生的學生辦的，然而編者「編後」中有云，

盲目地讀古書之徒，始終不能使頭腦清純的青年敬愛，任他怎樣大吹大擂，我們只當作一種無聊的舉動。

這幾句出諸純潔的青年的嘴裏的話，可見中山大學語言文學系瘋狂的野學生讀了三年盲目的經，終于免不了這樣的

時時與怨艾。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共有十二篇文字，作者多是獨立的讀者熟悉的人，多不用介紹了。

△陶孟和先生曾用筆名在獨立上發表過幾篇文字，這回是他第一次用真姓名給獨立作文。

△沈從文先生第一次為獨立作文，我們希望他平時也肯送給糖果給這小孩子。

△吳有訓先生是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現任物理系主任。

△陳銜齊女士在獨立第一四五號上登出一個調查小學兒童健康的表格後，收到不少的答案。這裏登出的長文是她費了五個半天整理出來的結果。

△請各位讀者注意我們隨報附送的三週紀念招待券。

胡適之的書

胡適文存	定價	洋裝	二元八角
胡適文存二集	定價	洋裝	二元二角
胡適文存三集	定價	洋裝	三元四角
胡適文選	定價	洋裝	三元六角
先秦名學史(英文本)	定價	一元三角二分	
四十自述	定價	七角五分	
神會和尚遺集(編校)	定價	七角五分	
短篇小說第一集(選譯)	定價	三角	
短篇小說第二集(選譯)	定價	三角	
嘗試集(新詩)	定價	四角五分	
藏暉室劉記	印	刷	五分
胡適文存四集	印	刷	五分

亞東圖書發行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白話文學史(上卷)	定價	一元二角
章實齋先生年譜	定價	四角
淮南王書	定價	四角
戴東原哲學	定價	一元二角
詞選	定價	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獨立評論 第一五一號 編輯後記

四七

商務印書館編輯

林取書集成

集叢書之大成

廣古籍之傳播

敝館歷年購藏善本叢書至夥，兼多海內僅存之本，今擇其尤者百部，汰其重複，整其版式，定名叢書集成，初編去取之間，以實用與罕見為標準，而以各類具備為範圍，大別為普通叢書、專科叢書、地方叢書三類，各類區為若干目，曾於三月間將緣起、總目、凡例先行刊布，至今已印成開始發售預約，圖書館及藏書家，屢斥巨資求之而不可得，或不易得者，今出原書二十分之一之代價，盡人得而致之，寧非快事。

發售預約辦法

內容 叢書一百部，子目四千餘，約二萬卷，二萬萬字，用上等道林紙印，寬市尺三寸五分，高五寸二分，厚紙封面，分裝四千册，附著名著者卡片。

預約價	五月內	四百六十元	五月內	五百四十元
	六月內	五百元	六月內	五百四十元
一次付	七月內	五百元	七月內	五百四十元
	八月內	五百元	八月內	五百四十元
四次	先定書時	二百元	二百元	二百元
三次	取書時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二次	取書時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一次	取書時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各一百元
合計		五百元	五百四十元	五百八十元

郵費 運包款費各行省六十四元（各省郵費另加）

出版 分五次出齊，自二十四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止，每半年出書一次。

樣本 附預約簡章，承索即寄。本書另備精裝本，價目另見預約簡章。

新書出版